

虞初廣志

海山琴書題







# 李序

姜君泣羣秉質嶽嵒抗懷邈古慨正音之淪亡悲大雅之不作爰倣  
虞初先例輯爲廣志諏諮博采遠徵前朝旁及近代凡朝章國故軼  
事異聞以及山林隱逸閨閣名媛足以諷勵人心箴砭薄俗爲當世  
模楷者莫不條分縷悉網羅靡遺而編輯之審慎選擇之謹嚴尤近  
時著作界中所僅有也研鉛握槧披卷摩編昕宵不輟寒暑兩度于  
甲寅歲始脫稿付梓出版而後蜚聲閬苑名重儒林而姜君虛懷若  
谷謙撝自持猶以初版出書忽迫搜羅懼有遺漏爰於今歲之秋詳  
加訂正增輯四卷重刊行世寸瑕點污一律剔除研都鍊京仿斯名

貴異日人手一編珍同和璧風傳四海價逾南金可操券也余嘉姜君毅力之堅決別之嚴爲書重訂之顛末于此乙卯冬初昆陵李定夷撰



# 楊序

夫虞初九百稗史淵源循是已還雜家雲起蟬嘶蛙噪競欲有傳雖遺事敷辭亦不乏裨益世風文教者然靡言藝作正後紛紛秘辛誌恠之籍雖以班馬之筆藻飾之欲何觀焉况下之者哉君子于斯未嘗不嘆惜正音之淪亡蕪文之蠹世也况夫五車四部連屋汗牛皓首窮年難窺涯涘迺于旦夕之頃思擷芳咀華糟醜之辨又何易乎其秘鈔絕本之鶻徵者且不與焉嗚呼筆海無修類鈔靡作豈徒弋獵文史者之失所圃田亦文獻漸滅之懼也往者虞初新續志之出海內士夫珍視埒珠璧而其選辭取事亦以精審已惜乎市朝遞嬗

文物時興于古多未備者際今有不及之憾此亦勢時所禁格又何足網羅百代而不弊哉甲寅秋余寄跡光華編輯社姜子泣羣乃重今愛古搜祕徵遺作虞初志補洋洋巨裘都十二卷凡近昔之才媛墨士可歌可泣之文章中土邊邑可愕可驚之事物鷄碑雀錄宋豔班香罔不最納茲冊嘗爲大觀繼因採擇有未盡醇就商於余爰襄爲刪輯評訂并增四卷爲一十六卷如是實足以上追前哲下詔方來冠冕稗林焜耀文苑已則其傳也又僅雜述家言之行藏一世者比哉予矜其克爲文藝光旣畢其事于梓行之日重序數言以弁端首乙卯冬楚南楊南邨撰



# 潘序

昔湯臨川校刊虞初志張山來後輯新志鄭醒愚從而編續志類皆搜遺聞紀逸事資助掌故振發談藪故其書靡不紙貴洛陽名重鷄林夫庸行難記奇事易傳國史難知野史易得經籍典墳之流播不及稗官小說之人置一編從古如是况一代有一代之人物一時有一時之紀載網羅收拾則又後來之責也際此民國方立清史未修草野軼聞尤資采取鄧水姜君泣羣劬於編輯甲寅秋寄眎虞初志補十二卷披閱所錄較新志續志益爲大備余以時代人才各有不同無所謂補易其

名曰廣志集思廣益勵人志節不徒以異聞作說薈也但採擇未能全  
愜其志恐不足爲文藝光於今春復加刪訂并增輯四卷共爲一十六  
卷摛華披藻抽祕騁妍非獨爲文苑之捷徑集說林之大觀而立意醇  
正取材謹嚴有功世道人心亦豈淺鮮哉乙卯秋十月潘飛聲重序於  
焦山水晶庵之餐菊軒



# 重訂虞初廣志凡例

## 本書之名義

虞初周說藝文所詳自明湯若士以虞初二字名書後清初張山來之新志鄭醒愚之續志久已蜚聲說海豎幟藝林惟囿於時代格於見聞不無遺珠棄素之憾爰輯是編并名廣志其選辭取事務極精純庶無續貂之誚

## 本書之組織

是編原本十二卷因體例稍有不愜於是重加刪輯博采書林廣搜文府精華薈萃棄取謹嚴并增輯四卷共訂爲一十六卷

## 本書之取材

是編所採皆明季迄今數百年來名家紀載大半假抄藏書祕本爲多以文章豐贍事實瑰奇興味穠醇三大要點爲抉別精審之原則

### 本書之體例

朝有替興文有稱諱本編除訛書闕文重加校正外餘悉仍舊至於編輯體例一如新續志

### 本書之性質

是編治掌故歷史文藝野乘爲一爐洵小說界之精髓亦文章家之軌範也

### 本書之內容

是編內容上自宮闈下逮閭巷於事則朝章國典風土民情於人則忠孝義烈優異畸俠宗旨所在可分爲四縷列如下



一曰崇尙公忠

蓋明末社墟畸人烈士之多上軼前代本編所輯如●沈光祿傳●侯將軍傳●諸天佑傳●鐵脚板傳●賈義士傳●王義士傳●徐錦衣墓柱銘●書高大鎬事●李將軍全城紀略●等篇以慷慨激昂之氣發淋漓酣暢之文一腔忠孝義烈之意令人油然自生似亦有功世道維持名教之導線也

二曰振興武俠

夫日本有大和魂之徽號斯巴達有蔑士民亞之奏凱悉爲武俠之紀念立國之精神被諸歌詠傳爲美談用資激勸故其國民體魄雄健品性高尚對於國家與社會遇有患難不惜披肝擲腦赴湯蹈火以救之堅成城之衆志鞏國力於無彊本編所輯如●記客語●沙七事●喬三秀事●

聶俠小史●武義士傳●彭七事●岑太君傳●記甘鳳池●異僧普濤  
●周開奇●記曹大●丐俠●金陵樵者●馬義士●秦良玉軼事●蔡  
氏傳●小霸王●唐戚公黃衫客傳●等篇以雲譎波詭之文筆寫驚世  
駭俗之軼聞國民觀感所及或亦足以挽末世之澆風召垂喪之英魂也  
三曰覺牖民心

世界擾攘我民懵懂日從事於酣歌宴舞驕奢淫佚至於四夷乘釁構禍  
邦家恣意厲行蹂躪無既我執事置若罔聞亦弗克自砥礪嗚呼國勢凌  
弱如此士風頹夷如彼大廈將傾其何以堪本編所輯如●安重根傳●  
越南遺民淚談●沈寤伊傳●南渡三疑案●南北二太子事●思陵改  
葬事●閩粵死事偶紀●皖髯事實●等篇文勢縱橫筆意峭厲麥秀黍  
離之痛史固已昭然若揭闡揚貞英烈刻畫奸僞無不曲盡其致作醉生夢

死之棒喝可作亡國滅種之殷鑒亦無不可

四曰發揮情諦

萬物造化因情而生亦因情而死人爲萬物之靈情之所鍾正在吾輩况男女爲人之大欲其相悅相愛之情必較他人爲甚然而情魔易擾怨海生波其間權劫威奪詐取利誘在所不免坐令青衫舊恨長此工愁紅粉飄零愴懷薄命王孫逝去難招化蝶之魂彼美情癡空灑杜鵑之血幾欲使天下有情人同聲一哭豈知情不可以一律論有至情有私情每因誤溺情天以致墮入魔道本編所輯如●一夢緣記●眉珠盒憶語●陸子鴻●鵝籠夫人傳●阿嬖●花情花理花姻緣●賣花女兒●常無咎●薛苕華●王娟相●馮彩苞●閨房紀樂●等篇其旨則磊落光明其情則纏綿悱惻或月下試劍或花間論詩真覺脂香粉膩黛痕眉波揚溢於

行間字裏多情，人共成眷屬，好兒女同慶團圓，莫非爲情界之正宗。覺迷之木鐸，足能喚醒情天孽海，中億萬數，鱗鱗鵝鵝，得登彼岸，享無窮之幸福也。

以上四例，或哀艷奇偉，或魁詭譎怪，事事物物備極諸體，誠可謂鈞玄索奧，極寰宇之奇觀，玉帙珠篇，粹絕世之完璧者矣。

民國四年乙卯暮秋泣羣刪輯，既竟，叙次如右。



# 重訂虞初廣志目錄

## 卷一

- 石屋丈人傳 沙定峯
- 記客語 汪縉
- 賈義士傳 孫燮
- 一夢緣記 王國梓
- 明懿安皇后外傳 紀昀
- 二楊將軍傳 闕名
- 記沙七事 陸長春
- 傅青主軼事 闕名
- 吳三桂軼事 闕名

## 卷二

- 記鄭氏 邱嘉穗

## 頁數

- 一
- 五
- 八
- 十一
- 十三
- 五十一
- 五十七
- 五十九
- 六十四
- 一

壬子宮駝記 葉楚儉

二

書朱醫鼻 陸長春

二十一

記俠客 吉樂

二十二

書喬三秀事 湯用中

二十五

黃巖觀瀑記 張遠

二十七

趙孝子傳 曾衍東

二十九

劉淑英傳 汪琬

三十四

南北三疑案 錢秉鐙

三十五

南北二太子事 凌雪

四十三

思陵改葬事 凌雪

四十八

閩粵死事偶紀 錢秉鐙

五十二

皖髻事實 錢秉鐙

五十五

## 卷二

某女士略傳 王韜

眉珠盒憶語 華靈生

錢東平別傳 大哀

龔牛倫傳 大悲

瘋十八嫗 葉楚儉

嶺左賸觚 葉楚儉

石澳風土記 菩提

梅花嶺記 全祖望

史八夫人傳 汪琬

應廷吉傳 凌雪

沈光祿傳 陳玉璣

倪文徵傳 凌雪

孫將軍傳 康乃心

天祐傳 王源

遊黃嶽記 程南園

卷四

鵝籠夫人傳 周容

書少廷尉張公逸事 唐祖玠

陸子鴻 林琴南

南雄陋俗記 菩提

髯俠小史 胡蘊玉

陳蛻庵事別錄 傅專

褚廷瑄傳 振公

賣菜傭傳 孫靜庵

山東武義士小傳 陳代卿

權奸之凶焰 程南園

獨木舟 柴小梵

湯臨川折獄 陳小蝶

五十七

一

三

十七

二十二

二十五

二十七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七

三十九

四十三

四十九

二

一

三

七

十三

十四

十七

二十五

二十七

二十八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五

阿媿 大覺

記介休獄 錢秦吉

王仲瞿逸事 陳匪石

王仲瞿墓表銘 龔鞏祚

鄭氏故臣 孫靜庵

鬼道士傳 孫靜庵

梭羅降王錄 闕名

查氏七烈 闕名

五十奇俠傳一則 葉楚儉

記張真人 王楫

卷五

鐵脚板傳 彭遵泗

趙文華軼事清涼道人

象齒焚身錄 許指嚴

三十八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七

四十九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六

六十一

六十三

侯夷門墓誌銘 袁枚

花情花理花姻緣 闕名

三僕 胡蘊玉

張屠 李澄

歸莊傳 孫靜庵

高麗七奇 飛來

義獅記 鈍癡

謝泰臻傳 凌雪

蝮蛇考 邵元冲

蠻女咬兒 葉楚儉

岑太君傳 陳鼎

樵煙野客傳 盛大士

應醉吾傳 馮弁

葛將軍 孫劍秋

二十四

二十六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四十三

四十五

四十九

五十一

五十六

五十九

六十一

六十三

六十四

淮北徐氏婦 黃花奴

六十八

碧玉小傳 闕名

二十五

嘉定二勇士 病盒

七十

雛玉 林翠南

二十八

馮婉貞 陸士謬

七十二

繩妓 闕名

三十二

切麵匠 朱劍山

七十五

柳珊 陸秋心

三十四

三元里義民 孫劍秋

七十七

汪存傳 包袖斧

四十一

卷六

副將華爾小傳 馮桂芬

一

書高松保郎斷腕爭 黎庶昌

四十三

賣花女兒 葉楚儉

四

觀車利尼馬戲記 閔萃祥

四十六

喬鶯小傳 周實

八

小鴉兒 高太癡

五十

常無咎 葉楚儉

九

紀鄧閣臣 葉玉森

五十四

薛茗華 高太癡

十四

虎報 高太癡

五十六

伴娘 葉楚儉

十八

劉雲田傳 譚嗣同

六十三

書鉅盜周綠事 闕名

二十二

卷七

斯巴達王鬪獸記 闕名

二十四

花部農談 焦循

六十三

鍾小妹傳 宣鼎



書金伶 龔鞏祚

遊龍泉觀觀梅花記 譚尙忠

弢園老民自傳 王韜

開闢家湯克音 闕名

潘孺人傳略 王韜

李涼州 阿修羅

記福王事 闕名

鄭珏畫清涼道人

朱廓 林琴南

何僕 醉公

年大將軍 菩提

晏河捕鱷記 李警衆

盜孝子賊孝子 沈礪

魯監國后妃傳 沈礪

六 鄧道士傳 胡寄塵

十 王娟相 柴小梵

十三 記神醫 陸長春

二十二 金陵道人 陸長春

二十四 卷八

二十九 書苗喜鳳事 闕名

四十 侯將軍傳 姚光

四十二 侯氏昆玉傳 姚光

四十三 記異僧普濤 闕名

四十八 記甘鳳池 闕名

四十九 邵得魯先生軼事 闕名

五十六 記周開奇事 闕名

五十八 記曹大事 闕名

六十 記丐俠 闕名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七

六十八

一

三

六

九

十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記趙爾豐卒與婢事 康達翁

十八

記銀妃 柴小梵

七十

少伯山人傳 舒燾

二十一

剛剛奪黍蝶階外史

七十三

蓋生 高太癡

二十三

如臯道人 李澄

七十五

廖氏苦節記 闕名

二十五

盲蟲先生舟中人 李澄

七十六

樂師王玉峯傳 陳去病

二十八

卷九

鄒君家傳 周同愈

三十一

書太監安得海伏法事 薛福成

一

岳廬先生小傳 諸宗元

三十二

其二〔庸齋筆記一則〕薛福成

三

金陵樵者 闕名

三十五

處士崔君家傳 薛福成

六

馬義士 闕名

三十八

書方烈婦事 薛福成

八

柳影憐 闕名

四十

李孔昭傳 凌雪

九

記江南生 張介侯

四十二

書涿州獄 薛福成

十二

董小宛別傳 許指嚴

四十三

李仕魁傳 孫靜庵

十四

明錦衣徐公墓柱銘 全祖望

六十五

唐訪傳 孫靜庵

十六

記高螺舟先生軼事 俞樾

六十八

楊藝傳 孫靜庵

十八

閔貞傳 呂星垣

二十

書樂城唐公祠 薛福成

三

胡開貞傳 孫靜庵

二十三

書劇寇石達開就擒事 薛福成

四

林孝子傳 陳庚煥

二十五

盲盜記 闕名

十

書高大鎬事 鄧顯鵬

二十八

陸宇燁傳 凌雪

十三

儀真四貞烈合傳 戴名世

三十三

雜記 薛福成

十五

黃周星傳 孫靜庵

三十五

呂豐呂遜 林琴南

十七

神騙記 清涼道人

三十九

玉奴 天馬

二十

神騙記 二湯用中

四十四

書秦良玉佚事 何日愈

二十六

陳玉成苗沛霖伏誅事 薛福成

四十七

李將軍全城紀略 曾衍東

三十五

科爾沁忠親王死事略 薛福成

五十二

蔡氏傳 陳玉璫

四十一

書桐城忠烈公遺事 薛福成

五十四

馮彩苞 高太癡

四十三

書胡官交驩事 薛福成

六十一

記義優 陳尙古

四十八

卷十

書金寶圩團練禦賊事 薛福成

一

藥師院苦行僧傳 張九鉞

五十二

勞山道人 王楫

五十二

遼陽海神傳 蔡羽

五十三

唐六生 李澄

十

卷十一

過墟志 (并心史先生考證) 墅西逸叟

一

西城風俗記 金人瑞

十四

記王輔臣事 劉獻廷

四十

記吳鴻事 闕名

二十四

余增遠傳 孫靜庵

五十

蒲岩作英墓誌銘 沈汝瑾

二十八

王婉儀 闕名

五十一

秦淮感舊集 蔣梗

二十九

車夫鍋五 闕名

五十三

莊叟枝力 清涼道人

九十三

鑣師婦 劍嘯

五十六

黔苗風俗記上 王韜

一

鑣師女 劍嘯

五十九

黔苗風俗記下 王韜

八

邱從周 李澄

六十一

草付道人 徐枕亞

十五

陳圓圓傳 沙定峯

六十二

衡嶽遊記 黃周星

二十三

附吳梅村圓圓曲

七十三

陳朗生傳 錢澄之

四十四

卷十二

楚壯士傳 何掣

四十九

遊天台山日記 金病鶴

一

奇窮子傳 魏象樞

五十一



左良玉軼事 闕名

五十三

漫遊隨錄八則 王韜

六十四

書楚兩生事 楊南邨

五十四

卷十五

采薇子傳 孫靜庵

五十七

端木方 李澄

一

一壺先生傳 戴名世

五十七

韻鶴軒筆談四則 闕名

三

申自然傳 儲方慶

五十九

安重根傳 白山連民

九

書虬髯客事 闕名

六十二

越南遺民淚談 羅惇融

二十六

書義馬 陳尙古

六十三

沈寤伊傳 孫靜庵

三十七

小霸王 鄒豸

六十四

賣餅叟 李澄

三十九

卷十四

龍興慈記 王文祿

一

記吳屐晉 闕名

六十五

烏蒙秘聞 許指嚴

十一

史以慎傳 孫靜庵

六十六

閨房記樂 沈三白

三十三

卷十六

顏氏忠孝錄 曾衍東

五十六

唐戚公黃衫客傳 鄭相如

一

紀珍妃軼事及辨殉國異聞說元室主六十一

王義士傳 王源

三

周齊會傳 孫靜庵

朱議濤傳 凌雪

南都應試記 吳應箕

金昌六姬志 葉楚儉

黔陽苗妓紀聞 王韶

相字 清涼道人

書馬桂寫事 王械

妓月娥 李澄

妓高娃 李澄

山居漫錄 楊南邨

唐復思傳 宋和

東明寺異人傳 孫靜庵

石哈生宋石芝傳 彭端淑

林鐵厓大參傳 唐夢賚

五 記奇丐 闕名

七 九

二十一

二十五

三十一

三十三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五十四

五十七

五十八

六十一

# 重訂虞初廣志卷一

鄧水 姜泣羣編輯

石屋丈人傳

沙定峯

江陰徐霞客好遠遊。每出則告墓祭先。因以自祭。命妻子環拜。永訣而後行。示往而未必返也。足跡遍天以下。日月所照。霜露所墜。靡弗至者。常自言當世更有一人。與我同好者。相與證道途。較山水。則甚善。恨生平未之遇也。霞客愛雲南之雞足山。崇禎末。凡兩遊焉。山之陰別有大嶺。橫亘千里。奇峯挿天。陰險重沍。開闢以來。未有人迹。霞客銳然欲裹糧探之。寺僧百計相阻。曾莫之聽。既登蓬茅荆棘。無路可跋。而霞客之志不衰。經旬日。見有石屋巍然。峙山之半。翠柏修篁。繞其左右。心駭愕。謂此中有人。及既至。則天地日月。爲之一新。一隱者枯

坐其中。讀書不輟。視其貌充然而腴。屋中蕩然。無臥具。亦無爨具。霞客肅然進拜曰。先生其仙乎。何以能居此也。隱者亦驚視良久曰。汝爲何人。乃能至此。霞客前通姓名。隱者曰。吾久知世間有子一人矣。非子亦不能來。然子能來不能留也。霞客曰。弟子周覽宇內。所見畸人甚多。然未有超出世外如先生者。憶在武夷。於窮山中見石屋三楹。於此地略相彷彿。意頗樂之。以去水絕遠。不可以居。今此地絕無澗泉。先生何以久處。隱者曰。吾二十年不寐。不火食。不水飲。澗泉何爲。所云武夷石屋。得非外有古梅一株。中有石床。可依以棲息者乎。正以山淺。人蹤或至。故舍而去之耳。霞客益駭愕。因盡述身之所至。諸險怪佳勝。以問隱者。隱者隨口答之。其應如響。欲傲之。以所未至不能也。於是霞客首泥再拜。伏地而請曰。吾因疑海內有同好者。今乃得諸先生。先生仙耶。隱耶。願得姓氏。請終身執僕隸之役。隱者曰。吾逃世者流。非仙也。身旣隱矣。安用姓名。子遇



我石屋中呼我爲石屋丈人足矣。霞客喜曰：今日霞客得一師，丈人得一弟子矣。丈人曰：子有大病二，非吾徒也。問二病云何？曰：子能忘富貴，棄妻子如敝屣似矣，而名心未忘，所至之處必爲遊記，以示後人，此何爲者？一病也。子能置死生於度外，窮高極遠，不惜身命似矣，而不能忘飲食，裹糧汲谷以資爾軀，大病二也。霞客曰：名心未忘，弟子旣得聞命矣，飲食所以養生，何道而能忘之乎？丈人曰：此亦易事，然非旦夕可授。子姑去，裹糧再來。霞客不肯去，丈人笑曰：吾欲留子，恐從者不容耳。須臾虎豹出於叢簿，向客大嘯，山谷爲之震動，勢將攫噬，漸來逼人。霞客笑曰：無以爲也，汝爲石屋先生侍衛，肯啖徐霞客乎？吾豈畏死者，而可以威劫乎？丈人聞之，麾之去。因歎息謂霞客曰：利不可誘，威不可懾，吾行天下所見，唯子空山岑寂，亦樂與子周旋，但水火二者，子所必需，留亦無益也。傾蓋之好，不能忽然，姑有以導之可乎？霞客頓首唯命。丈人曰：明祚已盡，社

稷墟矣。今天子雖神聖。終爲羣小所誤。恐不克終。子天地間幸人也。使子遲生二十年。遭逢世亂。雖抱遠遊之志。遊將安之。顧自茲以往。海內沸騰。生人肝腦塗地。子之鄉邑。被禍尤烈。歸囑子孫。弗戀城市。可以幸免。子行矣。死歸首邱。得傍先人隴墓。亦孝子之志也。霞客曰。然則先生何以不歸。丈人泣然不答。是時霞客裹糧已盡。不勝飢渴。遂辭丈人以歸。頻行時。請問丈人所讀何書。出示之。則周易也。霞客曰。先生超然世外。吾意所讀者。必世外奇書。若易則夫人習之矣。丈人曰。子謂天下之書。尙有奇於易者乎。道德五千。瞿曇三藏。皆易之糟粕也。霞客悚然而別。比歸僧寺。儲水裹糧。爲一月計。再往尋之。石屋依然。竟失隱者所在。居之匝月。糧盡復返。憶隱者教。歸未幾而病死。其後流賊恣橫。明帝殉焉。鼎革之變。江陰被屠。且如丈人之言。而霞客子孫無一受戮者。霞客嘗言書莫奇於易。山莫奇於歙之黃。人莫奇於石屋丈人云。

沙子定峯曰。徐霞客天下奇人也。石屋先生其奇乃什伯霞客。觀其遁跡窮山。絕飲食。役虎豹。類乎神仙者。流然先生非仙也。崇禎之末。主聖臣愚。君孤黨盛。燕雀處堂。舉世盡然而先生獨深憂之。決興廢。陳禍福。抑河智也。傾蓋之交。脫霞客子孫於死。又何仁也。霞客問何以不歸。而泣然不答。吾意其人必有大痛於心。蓋英雄思濟世。時不可爲。而託之高隱者也。陳同父所傳。龍伯康趙次張其人。先生殆過之哉。窮年讀易。謂爲天下奇書。且以二氏書爲易之糟粕。可以知其學矣。非霞客孰能遇先生者。予故詳記其事。令千載而下。猶低徊向慕。想見其人云。

南邨曰。物外冥鴻。今人洄溯不已。

記客語

汪縉

客有自皋蘭歸。聞過吳訪予者。客閩之莆田人也。能詩。予見其集中香奩詩。因

問之曰。喜作香奩乎。客曰。非喜爲是也。吾里中結詩社。有僧與焉。以此體窮之。僧下筆如飛。工美冠一社。予亦同作。存之集中耳。予異是僧。因詢其生平。客曰。是僧拳勇異甚。故宦家子。少年出家。里之某寺中。寺前多龍眼。僧衆資之以自給。已而爲里中無賴子百十人所燒。龍眼熟。盡取之。寺僧弱。不能與爭。寺遂寥落。是僧旣出家。得其故。憤然棄去。不知所往。閱三年。復歸寺。寺僧怪而問之。是僧曰。吾入少林學拳勇。將以禦暴也。及龍眼熟。無賴子數人復來取。是僧執之而不擊也。叱之曰。吾知若輩之成羣。有百十人來燒吾寺。若輩輩恃衆也。若輩輩敢與我一人鬪力乎。輩輩能勝我一人。寺前後龍眼。惟輩輩取之。我一人勝輩輩。輩輩當服我。數人叩頭去。約會某地鬪力。至期。輩輩執兵械以待。僧以一棍入揮之。如折枝也。於是無賴子盡伏地。誓不敢燒。寺僧并戒以勿燒里中也。由是拳勇之名震莆田。然其技一試於此。後遂絕口不道。有少年嗜拳勇。且自

負其技甚高。慕僧名。欲一得當於是僧。少年客之姻黨也。遂以客故得謁於僧。既見。僧絕口不言拳勇。少年微以語挑之。僧漠然不應。少年不自己。遂輸情於僧。是僧曰。吾嗜拳勇甚。以是遊於世。所過之地。莫予敵者。慕師久。敢以是謁師。師其以是教我。是僧堅拒之。拒之堅。少年請之益力。僧忽興至。遂曰。試若技。或能當吾意。略以吾法示汝可耳。少年大喜。踴躍試棍法。僧止之曰。若技甚俗。不足以進於是也。少年心不服。大言曰。師欺我。是僧曰。我何爲欺汝。是棍圓而不方。濯而無毛。故曰甚俗。少年益不服。曰。棍本圓而濯者也。奈何以爲俗。是僧曰。圓者方之濯者毛之。進於技矣。少年曰。奚而爲方。奚而爲毛。是僧曰。是難言也。若與我交。則知之矣。少年踴躍以棍與僧交。僧執一竿坐迎之。棍交竹竿。竹竿東。棍隨之東。欲西不得西。竹竿西。棍隨之西。欲東不得東。若膠之不可解。若風絮之不自主也。如是久之。竹竿忽上指。棍入雲霄。僧曰。是之謂方。是之謂毛。少年



乃自恨其俗。遂不敢請。是僧隨亦大恨其習心之未除也。於時年已老。客語予曰。僧已卒。客去欲記之。未暇也。客嘗語予。以是僧之名及所住寺名。久而忘之。客語於己丑歲之十二月。予記是語。以庚寅歲六月。

賈義士傳

孫 燮

賈義士者。忘其名。山西汾州人也。汾州人挾其資。放債取息。滿天下。而義士往楚之安陸。安陸人樊疑者。設藥肆市中。乏資。義士貸以資。薄其息。而依之以居。疑長義士一歲。呼義士爲弟。甚相得也。居年餘。疑病將死。告義士曰。汝來吾家。情好甚篤。今吾不幸將死。吾死。妻子之責。其在汝矣。義士許諾。疑妻某有殊色。狡而淫。疑亡未三月。卽思卷其資。以它適。有李監生者。豔婦色。且利重資。遣媒往聘。旣成說矣。樊氏宗族十數輩。爭諫以爲不可。婦怒。不食欲死。或請終喪。弗許。請待期月。弗許。義士從容諷以大義。婦卽恚曰。若山西人。何與吾家事。吾將

還若資。遂若出。義士無可奈何。忽忽不樂。數日病。病七日。躍然起曰。吾得之矣。告婦曰。而眞欲嫁乎。而家簿籍皆吾經。而資大半吾所貸。吾收資。而資亦無幾。且而有子在。將使安歸乎。吾在此正苦孤寂。欲覓婦以代飪汲。而爲吾婦。而子卽吾子。肆中事一切無改。而喪夫有夫。是兩便之道也。婦大喜告媒。絕李氏。趣吉與義士成婚。安陸城中十萬戶聞之。爭罵義士負德。而笑樊疑託孤爲不知人。義士旣婚。常宿於外。婦使人邀之。不往。數月。婦不能堪。詬罵交作。義士使人好語之曰。吾屬有微疾。故久在外。疾愈當就汝。又數月。值疑忌辰。義士早起。具衣冠三揖。疑之靈。而告之曰。弟受兄重寄。所不能成事。以報兄者。鬼神有知。罰凶其躬。願謂婦曰。汝向謂吾山西人。難與汝家事。今汝爲吾婦。得制汝否。乃執婦裸而懸之梁。拔佩刀割婦臀肉。熾炭於罏。炙之。陳之靈几。復三揖而言曰。無恥婦。敗兄家風。請兄食其肉。弟亦陪兄一嚮。因取啖之。且啖且罵。婦哀號乞命。

乃幽之樓上。鑿一竇以通飲食。如是者十年。婦年四十。其子年十八矣。先是義士有所善王貢士者。有女。爲樊子聘爲婦。遣樊子往從學。晝經營藥肆。夜則課樊子讀書。至是樊子入於庠。乃擇吉完姻。爲酒食以召鄉黨。樊氏宗族畢會。樂作。義士乃言曰。吾爲樊兄所託。遲生子十年。吾非娶婦。不足以制婦死命。十年假夫受人唾罵。期成事以報樊兄也。今樊子幸成立。婦亦年老不復嫁。吾今年四十有七。尙無子。吾妻獨居。吾將歸而生子矣。出一籍付其子曰。若父遺資數百。今已數千。謹收藏無忘。乃父卽日僱驛車。輦其行李出城。當是時。安陸人十萬戶。爭歎服樊疑之能知人。而交口頌賈君之賢。曰。義士義士。

愈愚子曰。自古義烈之事。半出於徇名。衆人所屬耳目。則白刃蹈若坦途。若夫先冒不韙之名。而從容以成其事。設年不及待。則苦心終不白於天下。此必有實愛其君與友之心。而無一毫之已與者。乃能之。嗚呼。豈易及哉。昔人論程嬰。

之事難於杵臼。蓋杵臼奉主而死。世已奉若神明。程嬰導讐入山。甘爲賣主之賊。十五年之唾罵。爲不可忍也。今觀義士受友之託。詭術求全。雖身遭衆罵。不以爲病。及乎功成身退。不矜不伐。可謂純德之士矣。族兄耀歸自郢中。爲余道其事。徵之常往來郢中者。其言信。因爲叙述。將告於當世之君子。而惜乎不傳其名也。

### 一 夢緣記

### 王國梓

國梓字廷瑞。號兩峯。父晴亭。讀書不得志。教塾於武昌。梓年十三而孤。賴母守志教養。崇禎辛巳年十七。督學袁繼鳳歲試唱名時。顧視梓。呼立案前。又相視良久。命侍側。梓不知所以。惶悚聽命。點名畢。賞坐天字第一號。督學鍵門布約。升座命題。又逐號親巡。徧加藻鑒。往復及梓。注目者再。復朱書虎頭牌示云。諸童交卷畢。序立兩階。本院尙有面諭。已而齊集東西。比次而立者千餘人。督學

顧自上而下。復自下而上。左右顧盼。呼梓曰。明日專傳汝覆試。放門出。諸童有謔梓者。指而謂曰。文宗屬意人也。以貌取人。此之謂鑒別人才。將何以振興文教。梓心不自安。歸告母。母曰。此文宗雅意。汝宜往。詰朝赴場。獨梓一人就試。題爲帝館甥於貳室。督學坐守。梓援筆立就。閱卷畢。問已婚未。曰。未聘。年幾何矣。曰。十七。省學大喜。已而拔冠諸生。補弟子員。命之曰。本院奉楚王令旨。掄選郡馬。特薦汝。汝之福也。梓曰。作賓而在王家。已叨寵命。擇偶而從大國。曷敢釋婚。又歸告母。母喜甚。次早入見督學。命坐大轎一乘。隨抵王府。步及鎮楚門。督學獨入。囑梓憩於朝房。母恐母。佻有內監自宦而出者。或微笑相窺。無言竟去。少頃。掌宮二監至。戴金龍之冠。服朱蟒之袍。腰玉頂珠。威儀嚴重。隨四小宦。捧紙筆墨硯。與一戴方巾人。二監諦視面容。周官行坐。袖中出小玉尺。縱橫量手掌。曰。貴人手也。惜缺陷耳。雖然姿容艷麗。郡馬佳緣。因拱手曰。王老妪兒造化也。



千歲相中之後。擇期花燭。卽吾家郡馬。吾輩無敢抗禮者。命方巾人圖像而去。久之。二監復至。宣詔進謁。並囑以進見儀注。導入大殿拜畢。王命中立殿上。注目諦視。繡墩命坐。督學辭去。王顧梓色喜。謂梓曰。孤有愛女。及笄之年。奉旨妙選東牀。卿誠快婿也。梓俯伏曰。臣蓬茅下質。草野庸才。本隔天姻。深慚帝眷。其不惟王之所辱。王曰起。母辭。乃使宦者命欽天監擇吉。俄頃復命。進紅單云。欽天監博士孫仕柱。謹啓殿下。按七政書。選得明日黃道吉期。取申時花燭。臣孫仕柱謹啓。王命傳梓觀訖。旋命內侍爲梓更衣。須臾左右捧金帶一條。紗帽一頂。蟒繡一襲。朝靴一雙。冠服頓新。風流自許。故鄉富貴。將母項羽之冠。王室懿親。不數買臣之綬。俄而曼玉敲金。肆筵設席。王南面坐。梓側席。宮女內監。更番行酒。五齋六牲。並列軒胸之美。三鸞七醯。畢羅水陸之珍。皆目所未見。耳中所未聞。酒三巡。梓起拜謝。王問曰。卿父母在乎。對曰。臣有老母。王曰。不告而娶。

虞 初 志 補

非禮也。可歸告爾母。內監導出。坐大轎而歸。入門。則縹緲五色。舉日輝煌。僕婢滿前。叩頭聽役。母亦冠服佩帶。爲老夫人矣。詢之。則江夏縣令王德甫供辦者也。賀客尊者。轂相擊。卑者肩相摩。然居室湫隘。無以容車騎。謹謝客。獨延鄰家諸少年。設喜筵。行醮禮。筵終。客去。侍母寢門。黎明梳洗畢。各官踵至。伺候於門內。監捧金花彩紅。爲梓作新郎裝束。拜母而出。內監擁升彩輿。香飄宦豎之爐。彩盞役夫之背。號鑼開導。信炮轟天。鼓樂前行。鑾儀外列。桃紅傘蓋。張自輦前。金蓮宮香。夾於輿側。上自督撫。下及守令。莫不逡巡輿後。惟馬首之是瞻。督學則插花披紅。月旦之評。遂爲月老。冰壺之鑒。且作冰人。抵王府。入鎮楚門。職官舍輿而徒。入賀趨出。獨梓以彩輿徑達府門。至階墀。下輿登殿。王與妃並坐殿上。奉儀官導梓拜舞。王曰。郡馬吉期已至。當行子婿禮。奉儀官復道行禮畢。遂入席。王及妃席居右。梓中席。席次稍上。謙讓再三。長揖就坐。洪聲進饌。細樂羞

羹酒三巡樂止。奉儀官啓曰：官已報申牌，請郡馬成花燭禮。王與妃起，金鐘響答。彩服煊爛，內侍捧龍冠蟒服，玉帶宮花，爲梓新之外披，朱緞一端，頭插金花兩朶。北面再拜。王與妃受禮，立送輿而返。則見宮燈對引，庭燎交輝，揚郡國之旌旗，龍蛇掩映，排王侯之儀仗，羽蓋翩翻。一宦者捧鮮紅猩血之毡，一宦者捧玉盤，盤貯碧玉四碟。一宦者捧金盤，盤貯白玉二杯。又二宦者捧寶鼎而焚香。二宦者捧金樽而酌醴。女伶前引，僮相後隨，抵郡主之前宮。太監敲雲板三聲，內出宮監十餘人，各接前儀衛，魚貫而行。隨來各宦者及門而返，抵外宮門，門書毓鳳宮。太監擊金鐘三聲，內出宮監十餘人，如前接行。前監又返，抵毓鳳宮寢門，停彩仗，遂降金輿。三響金鐘，噉開清虛之府。兩行紅彩，引入大羅之天。將升內殿，有老宮人謂梓曰：架上有鐘，請郡馬擊三聲。郡主出宮升座，宣召見駕。當行拜舞禮，傳免乃止。郡馬且暫立於斯，言已而去。森肅朱簾之內，警欬無聲。

虞 初 志 補

徘徊畫閣之前。悚惶欲遁。乃如宮人教。向架上金鐘擊之。一擊左廊下奏樂。再擊右廊下奏樂。三擊則宮人捲簾。郡主登座矣。已而傳郡馬入宮。梓鞠躬徐進。不敢仰窺。內呼曰。行謁見禮。卽有宮人導北面甫立定。將下拜。則又呼曰。請郡主下寶座。未成夫婦之交。先盡君臣之禮。煌煌國制。敢隕越以貽羞。惕惕臣心。維雍容以將事。乃宣僮相進。宮人以龍錦絨一端。蒙郡主首。僮相唱行謝恩禮。效嵩呼以千歲。誠恐誠惶。銜鳳詔於九重。有章有耀。僮相唱行交拜禮。倪天之妹。鳳翽而比鳳飛。觀國之光。鴛行而偕鴛侶。僮相唱入洞房。僮相退出。老宮人導引入寢宮。呼行花燭禮。燦爛宮花。春豔桃夭之色。晶瑩玉燭。焰開夜月之光。旣相對以拜嘉。亦從同而步轉。老宮人呼行合巹禮。金盞露滴。玉盞香浮。將小舉而還疑。遲如有待。未輕嘗而輒止。弱若不勝。老宮人持酒再酌。斟取杯交授。並授兩人蓮棗各二枚。祝曰。北渚有蓮。南山有棗。碩人其碩。君子偕老。老宮人

再酌重交授榛子柏子各二枚。祝曰：鳳凰於飛，楚邦所瞻。榛楛濟濟，則百斯男。是時斟不盈，飲不滿唇。咫尺蓬山，霏微薌澤。老宮人呼曰：舉蒙。二宮人揭去錦絨。仙姿月皎，玉貌雲開。端正自憐，嬌羞不語。望而知爲天上人，固未敢蕩目而逞志。老宮人呼行坐帳禮，並肩登榻，聯膝坐床，垂錦帳而半遮，縞襄衣而共倚。未親玉體，早挹蘭芳。泊乎茶罷鐘鳴，筵開燭進，座分左右，几列杯盤，遂相敬以如賓。共加餐之有祝，舉杯甯造次。聽傳呼於宮人，下箸且逡巡。聽賡歌之女樂，須臾徹筵。老宮人請梓爲郡主升冠，絡捲珠旒，託芳顏而快睹。烟籠鳳髻，欻雲鬢以斜開。老宮人請梓爲郡主寬服，紐扣輕鬆，維繫鴛鴦之結，帶圍一捻，輕盈楊柳之腰。老宮人請郡馬升冠，釋服。新依貴主之旁，居然褻服。舊竊儒生之癖。後洽稱更衣，復座坐飲茶訖。宮人添薰爐火，請梓更衣。早有宮人導出宮外。老宮人謂梓曰：郡主入帳，郡馬出宮，宮門已閉。更衣進去，宜親擊金鐘，以當叩款。



虞 初 志 補

入卽閉門。徑自趨榻。行成婚禮。梓回宮。宮門果閉。擊金鐘有三。門啓而入。宮人絕無在側者。惟見几上燃喜燭雙抬。榻前懸明珠一顆。熾有情之火。燭影搖紅。放不夜之光。珠精耀白。掩門步入。牽幄迎探。則郡主登坐榻上。王室貴人何敢肆其輕薄。漢陽才子。偏能出以溫存。春到人間。花開上苑。乃微挑之曰。口渴奈何。郡主答曰。郡馬渴耶。輕舒玉腕。擊牀頭小金鐘。須臾宮門開。宮人捧茶二盞。至芳心相許。饑口已傳。敬求樊妹之漿。頓解相如之渴。迨夫更籌三報。枕簟雙酣。漆吏莊生。栩栩夢中之蝶。巫山神女。油油覺後之雲。固含意而欲伸。尙有懷而未吐。天曉樂作。宮人請命。梓翻然起。並掖郡主起。喜趨奉之宮娥。請盥請漱。謝慇勤於郡主。進櫛進巾。於是郡主肅坐粧台。宮人代爲理髮。金珠妥貼於雲鬢。脂粉均勻於素面。老宮人謂梓當爲郡主畫眉。爰取青鏤管一枝。輕描翠黛。淡掃清揚。一線含情。半灣獻媚。未免唐突秋月。雅欲刻畫春山。雖難傳張敞之

工却不慮毛延之流。於是凝眸視之。覺目澈波光。託青懷於一轉。額浮霞彩。含  
斌媚於半低。臉欺銀杏之姿。暈頰芙蓉之色。朱唇初破。皓齒微開。蹙裙底之金  
蓮。瘦盈一握。揜袖中之玉笋。柔膩十尖。蓋有曹子建之感。洛神所未及賦。宋大  
夫之夢。巫女所未嘗陳。金鐘三傳。宮人請行謝婚禮。梓坐彩輿。主登鳳輦。導以  
內監。從以宮人行。及丹墀。扶將而下。趨蹌登殿。環珮珊珊。金鐘三響。女樂齊鳴。  
則王與妃升殿矣。梓與主並四拜成禮。王與妃則立受之。以明親也。命坐賜茶。  
茶罷。賜宴。宴罷。賜寶玉金珠果品等物。自四月十二日起。賜宴五日。十六日回  
宮。是日情懷漸放。談笑始殷。或鬥宣和牌。或張葉子戲。或投壺矢。或理絲桐。或  
圍棋於繡閣。勝事偏多。或賞花於名園。風情欲妬。或擁書而問難。或拈韻以聯  
吟。蓋陶情淑性之需。宮中莫不備。角勝爭奇之技。郡主莫不精。迨夜。衾裯偃傍。  
玉體騰挪。頰雲益縱。而迴旋跨眞是鳳。汗雨屢疲於天矯。乘媿非龍。事後凝思。

虞 初 志 補

情餘慨想。豈有人間玉女。當是夢裏飛瓊。一介寒儒。自問何修得此。千秋奇遇。深慚無德堪之。如是者甫一朝夕。十七日清晨。至甯安殿問安。殿門皆閉。內監奔走倉皇。紅旗羽報。駿馬星馳。踉蹌而行。絡繹不絕。私叩內監。則反賊張獻忠。自襄而下。圍困省垣。七門戒嚴。危在旦夕。方惶恐間。內宮監捧牙牌出。曰。郡馬免見。梓疾回毓鳳宮。告知郡主。終日涕泣。竟夕旁皇。寢處依然。歡情頓減。十八日探報愈凶。王急發府庫賞勞軍士。巡撫以下。咸來王府商議軍情。而梓等閉絕深宮。不復知外間危迫狀。雖抱鞶鼓之驚。猶篤琴瑟之好。嬉處堂以新燕。寄完卵於破巢。固謂夜月堅城。秋風勇士。事至而戰。寇來無驚耳。十九日薄暮。內監捧牙牌至云。圍城急矣。偶有不虞。郡馬當同郡主死難。則王親筆也。嗚呼。鴛衾未煖。鵲血先嘔。遂見傾城。誰當報國。梓對郡主而泣曰。志甘裏革。力愧縛雞。奈何。郡主亦泣曰。王朝傾蕩。君父憂勤。婦人無禦捍之功。惟有一死以相報耳。

梓曰。草茅下士。得依日月之末光。侍郡主枕席。於今八夕矣。方期好合於百年。孰料傷戕於一日。肆櫬槍而月缺。虐蜂蠆而花殘。此情此恨。千古難消。請盡此一宵之幽歎。結千秋之長恨。何如。郡主曰。血肉之軀。行歸塵土。夫復何惜。一切任君所爲。永夜綢繆。居然達旦。二十日晨興。方梳洗畢。牙牌又至云。捐軀以報國。郡馬郡主當自勉。郡主曰。六尺紅綾。是吾結果。忽牙牌又至云。郡馬有母在。可勿死。請自便。梓曰。王以梓爲貪生畏死者也。郡主曰。不然。吾死忠死孝。則可以死。郡馬徒爲一婦人死。是死爲無名。且王卽無後命。吾亦必不令郡馬死。郡馬有母。逆賊破城。禍必及母。郡馬奉母而逃。使吾煢煢老姑。不喪於逆賊之手。吾心安矣。雖然。吾爲王氏婦。恨不得姑一見。宮中所蓄。悉以奉姑甘旨。因取金珠納錦襖中。與梓貼身服之。曰。聊表寸心耳。言未訖。牙牌又至云。城破在此。須臾。郡馬速出府。梓握郡主手。痛哭不忍舍。郡主忽揮手曰。緣分未盡。願結來生。

虞 初 志 補

何用作楚囚對泣爲。速出府。嗚呼。世世願爲夫婦。來結何憑。生生不入帝王。當身有此。王孫徒倚於銀屏。淚斑湘竹。逐客趨趨於玉檻。火赤池魚。回首再三。愁思千萬。影漸消於青鎖。腸已斷於黃門。簇擁而來。前日何其榮也。踉蹌而去。今朝乃爾索然。出則見郡城之民。扶老携幼。相與奔保安門而去。惶急歸至家。亦扶母出保安門。有表兄呂子召者。居嘉魚縣之蓮花洞。往相依焉。征途梗塞。烽火連綿。王府之音耗。隔絕數月矣。旣聞總兵左良玉。總督盧象昇。領兵逐賊而去。武昌收復。官出安民榜。居民稍稍歸。梓亦奉母返。滿目荆榛。彌望瓦礫。紅樓翠閣。今朝鬼哭之鄉。數壁頽垣。昔日伶歌之地。尙喜故廬無恙。可以棲遲。時急欲探王府情形。而夕陽西下。遂坐以待旦。次早。白母而行。未及數十武。忽見一人。蓬首垢面。趨而前曰。楚王府郡馬耶。梓訝曰。汝何人。其人曰。毓鳳宮門監毛文華也。梓亟問曰。爾固無恙耶。王與妃何如。郡主又何如耶。文華曰。待奴從容



陳之城破之日。王坐殿上。促世子自盡。促郡主自盡。臨哭訖。復促妃及諸嬪自盡。臨哭訖。乃縱宮侍出走。入宮仰藥而薨。掌宮監歛柩停宮。已而獻賊入城。居王府。出宮中諸樞骨昇城外。據倉廩。搜府庫。擄掠宮人。擒拷內監。驅民男婦投之江。獨毓鳳宮保全爾。梓亟問毓鳳宮何以保全。文華曰。郡主死難之後。內監宮人盡逃。所不去者。獨奴與周祥。及孫乳母余宮人耳。賊至撞破宮門。一賊爭先入。忽仆地。大呼腹痛。七竅流血而死。又三賊隨之。亦呼腹痛。不死。急趨出。如喪魂魄。羣賊峯擁而來。驚見者。卽擲火炬。欲焚宮。忽黑風怒號。自宮內出。飛沙迷目。黑霧漫空。吹火炬而反燒之。羣賊面皆焦。鬚眉欲禿。乃奔出。嗣來者俱爲風阻。不得入。羣立宮門。睜目而言曰。得毋冷宮耶。虛久無人。魑魅是宅。遂白大將軍。下令焚燬。集薪縱火。火將發。宮內黑風又起。種火不燃。賊散。硫黃焰硝以引之。忽雷雨大作。硝黃皆濕。獻賊聞之。親來相視。忽若有所見者。俯首鞠躬連

虞 初 志 補

稱不敢而退。因下令封鎖宮門。插兩紅旗於門首。示曰。擅入者死。毓鳳宮是以保全。問安所得飲食。曰。宮中有井可汲。有果品可食。又先餘有糯米五包。綠豆三屏。香晚米十石。別有茶鹽油醬柴煤之屬。以此不飢。獻忠之踞王宮也。日聞捶楚聲。哭泣聲。吶喊聲。凡三閱月。乃去。新官既到省。王妃諸柩。並如禮安葬。獨郡主靈柩在毓鳳宮。奴婢奉遺命。候郡馬來也。乃同抵鎮楚門。門加封鎖。派軍士把守。王室如焚。徒見三荒之徑。侯門似海。曾無五尺之童。憑弔故宮。可憐焦土。轉入毓鳳宮。光景尙存。然而高明之家。鬼矚其室。遙而望之。漆燈熒然。丹旒飄然者。是郡主之柩也。嗚呼。駕幄長謝。可憐揮手之悲。鳳閣重登。尙憶回頭之哭。悔心前日。不能負季芊而逃。覩面今朝。空自覓天台而至。松旁衣架。有喪服一襲。素履一雙。老宮人曰。爲郡馬成服用也。郡主臨難時。涕泣囑奴。棺蓋勿掩。當俟郡馬見之。葬期勿定。當俟郡馬擇之。奴謹遵遺命。以至於今日。郡馬命

啓棺親視之。乃卸蓋啓衾。掖郡主而視之。宛如親睡。撫若寒冰。唇點朱櫻。恨少驚聲之一嚙。足蹬翠鳥。不爲蓮步之半移。兩頰微頰。雙眸盡掩。梓念宮主恨不見其姑姑。亦嘗念郡主而不獲及見。盍乘此時。請母臨一視。乃令周祥迎母。須臾至宮。母撫棺。自手及足。撫而哭之。問死幾何時。老宮人曰。殉難於四月二十一日。距今八月初四日。蓋百有三日矣。問何以顏色如新。老宮人曰。死時服雲母粉半升。曰。服此留容。以待郡馬。抑郡主忠節所感。有神明擁護之耶。梓盡哭爲之蓋棺。母又問架上何服。曰。郡馬喪服也。問吾有服乎。曰。勒一帛足矣。母泣曰。姑婦不相見。命也。禮爲冢婦有服。况又爲國殉難乎。當爲余製衰服。梓遵命製之。以俟成服。於是老宮人授梓以郡主遺書一封。梓啓讀之。曰。楚府殉難。郡主朱鳳德。遺書於郡主王郎。德生長深閨。一十六歲。遵奉皇帝令旨。父皇令旨。於四月十一日。妙選才郎爲郡馬。自期百年偕老。白首同歸。此亦恆情。非妄念。

虞 初 志 補

也。詎料變生不測。禍起凶頑。賊勢猖狂。城垣摧折。王府滿門殉難。民間盡室逃生。何辜今之人。不爲昊天所弔。德以天潢嫡派。義難苟存。遂慷慨自裁。雉經畢命。命也如此。夫復何言。自恨身爲弱女。不能效娘子軍。戎衣臨陣。迅掃賊氛。坐令外絕聲援。內失防守。情傷繫頸。勢迫投繯。此匹婦之小節。何足齒數哉。所可幸者。死於王府乾淨土。一身潔白。不失爲皇室臣。可以對我列祖也。不失爲王國女。可以對我先王也。不失爲王氏婦。可以對我翁姑也。不失爲良人妻。可以對我郡馬也。死無所恨。含笑九泉矣。獨念身爲王氏婦。當共郡馬侍養孀姑。今未奉姑一日之甘旨。侍姑一日之寢門。倉卒而死。遺恨何極。又身屬郡馬。棺非他人所得。蓋柩非他人所可葬也。命宮人內監。合城文武官員。不得干預。俟郡馬親來。已命宮人爲郡馬製喪服。遵會典宜服衰麻。因德未服姑三年之喪。郡馬服宜從輕。素衣冠履而已。又念郡馬爲王父母子壻。細麻三月禮也。亦命製

之。郡馬母以鍾情之厚。未肯降服從殺。情不可終。義有所止。成服之後。卜日卽葬。當厝郡馬先人塋側。虛左待郡馬百年後同穴。前立碣石。題曰大明殉難節義郡主朱鳳德之墓。則瞑目泉壤矣。宮內所有。親手封識。郡馬可取之。鏤金龍鳳大箱十口。內貯衣服。大櫃二口。內貯錦緞。大桶二口。內貯金銀珠玉。各有細冊數目。可以查驗運歸。榻帳微物。係郡馬之所由成禮者。亦宜取回。或如見故人也。其他不適於用者。置之。有宮人二。其一孫宮人含翠。是吾乳母。亦保母也。無所依歸。可携歸善視之。亦他日北門鎖鑰臣。其一余宮人月英。自兒時隨侍。與德同年生。而少余三月。德性醇謹。且曉大義。欲從予死。予不之許。留爲郡馬繼室。上足以奉嫜姑。祀蘋藻。次足以謀嗣續。承禋祀。次足以主中饋。理家政。縱郡馬念予。不忍爲此。然出自德之真心。見月英如見德也。願郡馬勉從之。宮內監侍皆逃。獨兩侍在。其一爲周祥。其一爲毛文華。察其可用者。用之。如不可用。



虞 初 志 補

任其去留。德以四月二十一日己時。殉難毓鳳宮。知郡馬必來。但蓋棺營葬之。後當節哀加餐。須念孀母在堂。母以一婦人故。而遺母憂也。鳳德絕命筆。嗚呼。謝君父於生前。惟有潔身以報。念夫姑於沒後。不辭盡室以歸。梓非鐵石。心腸寸斷矣。遂擇十二日阡葬。用告於執政者。前期衆官員皆至。相禮者十六人。祭品咸周。樂人俱備。乃以繡金白綾大書神主。於八月初一日行成服禮。梓不忍殺服。更製衰麻服之外。加總麻。爲王妃服也。梓守靈柩於幃幔之內。二宮監從。母臥郡主內寢。二宮人從。其日巡撫差中軍官來。請行祭奠禮。遣江夏令築壇於宮中。初七日巡撫以下官畢至。北面叩首訖。乃祭日月星辰壇。祭風雲雷雨壇。祭自古忠節壇。皆以郡主配享。乃祭無祀鬼神壇。乃正祀郡主。行臣禮。哭臨。初八日巡撫特祭。初九日藩臬各道特祭。初十日文武官員公祭。十二日辰刻發引。各官護送至王氏祖塋秀峯山下。立石墓前。嗚呼。三島神仙。魂歸閬苑。五

更風雨。斜照玉鈎。傷弄玉之吹簫。遺音蕭史。恨樂昌之破鏡。誰其祀言。一代紅顏。千秋黃土矣。靈返故宮。例由地方官經理。梓謂老宮人曰。王府坵墟。半照徐諸。乃使周祥。毛文華。迎郡主之靈於家供養焉。老宮人以小金匣相授。封號宛然。郡主親筆。開視有鑰十四根。各繫小牌。分萬古綱常。惟宇宙。一生節烈。懷星辰十四字。梓取常字牌。開之內。係郡馬袍服。及盡發各箱。珠玉金寶者二。冠飾者三。蟒繡者四。烏襪者二。其二櫃則綾緞。二桶則金銀也。封鎖畢。即日招夫運歸。毛文華及兩宮人願從。周祥願祝髮。贈銀二百遺去。次日啓櫃。取白綾作神主帳幔。得畫二軸。則郡主遺像也。大軸爲立像。情形逼真。小軸爲坐像。坐梓於左旁。侍含翠月英二人。有此遺像。郡主不朽矣。問之。蓋別梓之先一日。命宮人謝一蘭所寫也。嗚呼。七七何逢。莫踏陽春之舞。眞眞難叫。不歸夜月之魂。杜蘭香之飈輪。福歟。禍歟。李夫人之總帳。是耶非耶。因思市井囂塵。不足以辱遺像。

虞 初 志 補

出郡主所蓄。買洪山之側。卓刀泉。聯錦村。水竹均諸處。爲田八百畝。更其地曰駐鳳村。建大廈焉。懸立像於內軒。酌山中清泉以供之。取似其芳潔也。懸坐像於寢內。夜分挑燈側坐。若相向笑語焉。嘻。非考仲子之宮。實築王姬之館。漿擬承夫帝女。星應降自天孫。魂兮歸來。慰予寢寐。後期年服闋。有議婚者。輒婉言謝之。人問其故。梓曰。哀郡主之義也。母聞而詈曰。如無後何。梓對曰。遭此大凶。生也幸耳。設不幸而王令之不顧梓有母而免之也。則已死。設不幸而保安門之既破也。則已死。國破城亡之際。存此一線餘生。以待甘旨。得梓之得爲母後也。梓而無後。則既甘之矣。母曰。愚哉。爾後王氏也。非後吾也。汝娶而有子。亦後王氏也。不僅後汝也。重郡主之義。而餒王氏之鬼可乎。况郡主之言。月英性淑嘉。欲汝娶爲繼室。是娶而不失爲郡主之情也。而吾又甚欲媳月英。以娛我暮年。豈不一舉而兩得乎。梓曰。惟母命。遂以五月初八日成禮。越夕。梓謂英曰。卿

之容貌。固香國佳人也。得卿爲妻。何所不足。顧念郡主恩誼。每一思及。中心抽割。不忍復尋牀第之歡。卿其諒之乎。英泣而言曰。妾自十二齡充入宮禁。幸以與郡主同庚。故卽蒙殊恩。依依數載。郡主爲國而死。妾不忍獨生。然郡主囑妾爲君婦。必得妾一言以爲信。然後卽死。妾故偷生至今。得侍巾櫛。亦前言是踐耳。忍圖衾枕之歡乎。梓曰。是則然矣。抑卿與郡主分猶有間。請以側室自處。而虛正室之名可乎。英曰。君卽不言。妾固當請之。曷敢當夕。梓曰。夫婦之懽娛。人生極樂之境也。予非草木。詎能無情。顧念郡主之義。王妃之恩。苟免國難。未報涓埃。終身鰥曠。所甘心焉。乃迫於母命。無解於嗣續。爲重之言。願與卿約。請訂一載之期。天若祚予。當令有後於王氏。一載之後。未免有負卿少艾也。英曰。妾久欲脫離慾海。奉姑百歲後。卽祝髮空門耳。君若見憐。當成妾此志。梓曰。儒者門第。不得使妻子爲尼。當爲卿置淨室數間。供主遺像。卿侍奉香火。作女道士。

虞 初 志 補

裝可也。甫兩月。月英有娠。卽與梓異寢。於明年五月初六日生子。乳名繼主。尊  
郡主爲嫡。告於遺像。是年明亡。越二年丁亥春。母沒。旣葬。月英易道裝。飄飄欲  
仙。以是年冬十二月望日。忽忽若有所見。端坐几上。曰。吾將報命於郡主矣。瞋  
目而逝。踰月阡。葬郡主墓旁。繼主漸長。使就傅。命名念慈。字望楚。示不忘楚府  
與主及英也。月英旣沒。家事盡委之孫保母。檢郡主遺書。裱成卷軸。朝夕把玩。  
以當琪珍。念慈年十六。能讀父書。不失爲儒家子。梓年七十有三矣。因娛情山  
水。謝絕塵緣。恐郡主事湮沒而不傳。慨然自以爲傳。以示後人。嗟乎。此一夢境  
也。投試文場。竟中乘龍之選。夢之因也。晉謁王府。欣牽毓鳳之絲。夢之始也。六  
日合歡。夢中樂境也。三日驚惶。夢中變境也。一旦生離。終身死別。則夢已覺矣。  
遺棺乍啓。再撫玉肌。是爲尋夢。繼室新婚。重熏香被。是爲續夢。迨至月英奄忽。  
衾枕孤棲。大覺已來。垂四十餘載。百年流水盡。萬事落花空。玉人何處也。天上



會相逢。因題之曰一夢緣。

明懿安皇后外傳

紀 陶

乾隆四十五年。余從友人處借得書一冊。曰「聖后艱貞記」。蓋做傳奇之體。記明懿安張皇后。遭客魏之釁。以逮國變殉節也。是書爲合肥龔芝麓尙書所作。尙書自序。素客太康伯張國紀幕。知其家事。後又遇明太監王永壽陳啓榮等。爲譚明季宮中事。而述懿安皇后事尤詳。因據所聞記之。凡二萬餘言。分爲上下兩卷。皆實錄也。余惜其紀事稍繁。而又未經刊布。偶有一二鈔本。訛謬滋多。以是傳者益寡。乃爲正其誤。刪其繁。並博攷諸史之可信者。掇拾成篇。猶得五千餘言。改題曰明懿安皇后外傳。藏之於家。以便觀覽焉。庚子六月紀陶自叙。

有明一代宮壺之政。遠軼漢唐。其開國及中興之際。代有聖后輝賁彤史。若其

虞 初 志 補

德之貞而遇之難。厥惟懿安皇后爲尤著云。按懿安皇后張氏。憲宗哲皇帝之配也。諱嬌。字祖娥。小字寶珠。河南祥符縣人。父張國紀。明諸生也。家貧甚。早起爲人徵租。見棄女於道旁。臥霜雪中。不死亦不啼。怪而視之。適有異僧過其側。謂國紀曰。此女當大貴。並將天子之門。可收養之。又問之。乃曰。此女在兜率宮爲司花仙女。因塵心未淨。歷數百年一劫。謫墮人間。昔在西漢之初。曾降世爲宣平侯張敖之女。孝惠帝娶以爲后。稚年守寡。幽閉空宮。年四十一而薨。及南北朝時。又降爲北齊文宣李皇后。身遭冤辱。磨折尤多。年五十四而薨。南宋時復降爲士人妻。年二十七殉金人之難。今又偶動塵心。將使飽經憂患。多受誣謗。他日遣期既滿。卽歸真耳。異僧語畢。行數步忽不見。國紀乃取女歸。育之於家。時萬歷三十五年十月初六日。其女卽懿安皇后也。后幼而貞靜。未嘗見齒。年七歲。茹苦耐勞。凡閣內灑掃縫紉饋饗之事。一以身任之。然足跡未嘗闕庭。

戶無事則獨處一室。習女紅。觀書史。年十三四。窈窕端麗。絕世無雙。國紀有甥。幼孤養於家。年相若。議以爲配。而甥輒大病。乃罷議。后亦遠嫌不與相見。家人或過后房。忽見紅光滿室。驚暈撲地。如是者三。國紀亦嘗見之。乃憶異僧之言。意必大貴人。始撫爲女。國紀早鰥。后代庀家政。內外井井。撫視弟妾。友愛尤篤。福王之就國於汴也。性好漁色。每遣內監選取良家女。內監入國紀家。見后絕美。欲載之去。后啼泣攀戶不肯行。家人勸以可得富貴。后聳身將躍入井。內監懼。乃釋之。天啓元年。熹宗將舉行大婚禮。先期舉天下淑女。年十三至十六者。有司聘以銀幣。其父母親送之。以正月集京師。集者五千人。后亦被選入都。天子分遣內監選女。每百人以齒序立。內監循觀之。曰某稍長。某稍短。某稍肥。某稍瘠。皆扶去之。凡遣歸者千人。明日諸女分立如前。內監諦視耳目口鼻。髮膚腰領背。有一不合法相者。去之。又使自誦籍姓年歲。聽其聲之稍雄稍窳。稍濁

稍吃者。皆去之。去者復二千人。明日內監各執量器。量女之手足。量畢。復使周行數十步。以觀其丰度。去其腕稍短。趾稍鉅者。舉止稍輕躁者。去者復千人。其留者。亦僅千人。

皆召入宮。備宮人之選。分遣宮娥之老者。引至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捫其肌理。於是入選者。僅三百人。皆得爲宮人之長矣。在宮一月。熟察其性情言論。而彙評其人之剛柔愚智賢否。於是入選者。僅五十人。皆得爲妃嬪矣。是時司禮監秉筆劉克敬。總理選婚事。每見后輒頷手稱嘆。選冠其曹。引見神廟。昭妃劉氏。昭妃方攝太后寶。親召五十人。與之款語。試以書算詩畫諸藝。得三人爲最上選。后及王氏段氏也。太妃幕以青紗帕。取金玉條脫繫以兩臂。復遣宮娥引入密室中覆視。循舊例也。頃之宮娥以所見還報。是時后年十五。厥體頎秀而豐整。面如觀音。色若朝霞映雪。又如芙蓉出水。髮如春雲。眼如秋波。口如朱櫻。鼻

如懸胆。皓齒細潔。上下三十有八。豐頤廣頰。倩輔宜人。領白而長。肩圓而正。背厚而平。行步如輕雲之出遠岫。吐音如流水之滴幽泉。不痔不瘍。無黑子創陷諸病。太妃以狀達於帝所。帝復引見三人。自諦選之。初熹宗乳母客氏。年三十。以妖艷惑帝。封秦聖夫人。及選婚。客氏從旁評鷺。見后大驚。忌之。乃嘖蹙曰。此女年十五而已。若是他日長成。必更肥碩。少風趣。安得爲正選。指王氏曰。此女甚婀娜。帝意早屬后。乃復請光廟。趙選侍決之。選侍曰。三人皆姝艷絕倫。古之昭君玉環不能過。若論端重有福。貞潔不佻。則張氏女又其上也。乃定爲中宮。而以王氏爲良妃。段氏爲純妃。欽天監奏定二月二十八日尙冠。三月初三日納徵。四月初八日安牀。十五日皇后開面。二十七日授皇后冊寶。帝后同謁奉先殿。還宮合卺。飲畢。帝問后家事甚詳。后應對稱旨。

越數日。帝率皇后見於太廟。是時熹宗年十七。而軀幹短小如十三四。不若后



虞 初 志 補

之頎然長也。帝封張國紀爲太康伯。賞劉克敬以下有差。客氏見帝寵眷中宮。頗不懌。然猶朝夕侍乾清宮。常詰熹宗曰。陛下娶少艾而忘我乎。太監魏進忠。在尙膳房。漸進用。皇后每裁抑之。進忠乃通於客氏。導帝嬉游以固寵。后立數月。言官交章遣客氏出宮。帝曰。皇后年幼。初出閨閣。賴媪保護而教誨之。言官復言。皇后年將笄。不可謂幼。且賢明素著。母儀之尊。豈容有人僭逼。客氏乃以九月出宮。帝思念流涕。至日。旰不御食。遂宣諭復入。周宗建。侯震暘等。先後力諫。皆被詰責。客氏狡悍橫肆。殘虐妃嬪。脅持皇后。與魏進忠表裏爲姦。客氏生日。帝親往爲壽。請貴璫及妃嬪皆往賀。酣飲三日。笙歌喧聒。及十月初六日。皇后千秋節。則宮中闕寂。例有賞賜。一切停罷。每日尙膳房。供客魏酒茗肴饌。奔走絡繹。及中宮有所宣索。往往不時應。客魏玩帝於掌上。而后英明過人。每以客魏變亂舊章爲言。客魏憚之。乃使坤寧宮內侍陳德潤。伺后動靜。日於乾清

宮離間之。后性好讀書習字。書法端勁。學顏魯公。嘗擇宮人之秀慧者。日誦唐宋小詞。孤燈長夜。羅侍左右。課其勤惰。其能習者。則微語之。曰。學生子宜謝師傅矣。后喜奉佛法。嘗用白綾間新桑色綾製衣如鶴氅式。服之以禮。大士宮中謂之霓裳羽衣。又嘗以素衣爲裏。手剪五色絹。疊成諸佛菩薩妙相。宮中奉釋教者。恆相倣效。謂之堆紗佛。后知客魏猜嫌日起。故以淡靜處之。以慈惠馭左右。以誠懇結上寵。不屑爲婉媚之態。持躬淑慎。客魏陰求其過失。纖毫不可得。每有奸計。后必料及。先爲之備。故終不能間之於帝。后以帝未有儲嗣。恆薦進諸妃。后每當席。輒稱病。帝心益敬而愛之。嘗謂后曰。汝性剛烈。不苟言笑。然吾見汝面。則怡然。但覺汝斌媚可憐。何性與貌之相反也。帝嘗召后泛小舟於西苑。手操篙櫓。去來便捷。欲博后之一粲。而后顧正言規諫。謂宜省覽章奏。時御講筵。以親正士。勿使羣小得蔽宸聰。帝悅曰。汝吾師也。乃勉自刻勵。未浹月。盤

虞 初 志 補

遊如故矣。帝携房中藥至后宮。后取而投諸井。極言聖體清弱。宜爲宗社自愛。進忠又導帝陳百戲以爲樂。帝召后共觀之。有演劇稍淫媠者。后變色拂衣而起。後常常稱病不往。帝又召后同御內操。帝自將宮官三百人。旗幟繪龍列左。使后將宮人三百人。旗幟繪鳳列右。后既至。稱病先歸。帝命宮人之美而豐頤者代后。鮮得當者。乃命三宮人並將之。后在宮中雖盛暑。必整襟端坐。不佩芳澤。不傅粉黛。嘗清晨對鏡理妝。帝從後觀之。親爲畫眉。后兩眉秀而偉。每語及客魏。則脈脈含顰。若意餘於言者。帝雖不悅其言。而彌憐其意。帝又嘗伺后於浴室。迫而觀之。笑曰。汝無瑕如白玉。真所謂玉人也。又謂汝臀肥大。必有後福。生子當不遠矣。客魏怨后不附己。時有河南人孫二者。犯重辟在獄中。進忠啗以重利。使言皇后實已所生。犯罪後與張國紀爲養女。客魏復於宮中潛播流言。並譖之於帝。謂罪人之女。不宜玷辱宮闈。亟當別選賢淑。且正國紀誣罔之。

罪。帝亦疑之。幾欲廢后。

及至后宮。復戀戀不忍捨。乃戲問后曰。汝係重犯孫二之女乎。后頰暈微紅。默然不應。良久乃曰。皇上若信浮言。妾豈敢久辱宮禁。願早賜廢斥。避賢路。帝謝之。后起入內室。帝復從而謝焉。手爲整冠。后始強顏一笑。帝留與后對坐御膳。遂雍睦如初。謂進忠曰。皇后朕所憐愛。浮言不足深究。進忠計無所出。乃與客氏謀。以萬金募一劇盜。潛引入坤寧宮。使乘間匿后寢殿。約以夜分劫后。欲誣以嫖辭而廢之。賊騰伏梁上。夜漏數下。侍女悉出。后閉內戶。將就寢。先以水漱口。旋對燭卸妝。悉去簪珥。挽髻如旋螺。坐紫檀溺器上。有聲鏗淪。賊遙視后。光彩動人。與燭光相映射。方欲躍下。忽見白衣人立於后後。如世繪大士像。以手上指。賊怖而墜地。后驚起叱曰。何物么魔。敢來禁中作賊。賊已傷股。但叩頭乞命。后呼召宮人以繩縛賊。將奏熹宗。交刑部嚴究。指使進忠懼。使其黨入白后。

虞 初 志 補

請付廠衛縊殺之。進忠復譖張國紀。縱奴不法諸事。帝爲致奴於法。而譙讓國紀。使皇后省愆三日。天啓三年后有娠。客魏盡逐宮人之異己者。而以私人承應。后腰脅偶痛。召宮人使捶之。宮人陰欲損其胎。捶之過猛。竟損元子焉。進忠購京師民女。任氏爲養女。進之熹宗。以間后寵。立爲容妃。妃性慧而黠。與客魏比。而傾后。在宮亦多失德。后惡之。每朝會。不加禮焉。任妃貌極纖麗。然宮中咸云不逮皇后遠甚。帝雖愛任妃。亦終不能奪后寵焉。

進忠旋改名忠賢。權燄益熾。矯詔殺楊漣。左光斗等。后聞之。慘然不樂。屢言之。帝至於涕泣沾襟。兩目皆腫。帝曹然不省。由是忠正之士。竄戮相繼。內則司禮監王體乾等。外則閣部顧秉謙。魏廣徵。崔呈秀等。皆爲忠賢鷹犬。大權悉歸忠賢掌握。而裕妃張氏。以忤客魏。矯旨賜死。慧妃范氏。成妃張氏。皆被幽斥。宮中遇害者甚衆。無敢啓齒議客魏者。獨后於帝前數言之。后警敏。多大略。秉性嚴



正嫉惡如仇。嘗坐坤甯宮正殿。侍御數十人。執佩刀旁立。召客氏欲繩以法。后口操汴音。數其罪惡。其聲清朗。客氏愧悚汗下。帝聞之。使赦客氏。而益歎后之有才氣。后每日午後。必披鶴氅衣。禮佛諷經。帝問何自苦。對曰。爲忠臣楊漣。左光斗等祈福耳。又一日。帝幸后宮。后讀書聲達戶外。帝問何書。答曰。趙高傳也。帝默然。忠賢聞之大怒。明日。伏甲士數人於便殿。將突入后宮。帝御殿搜得之。皆懷利刃。帝大驚。付忠賢訊之。忠賢欲誣張國紀謀立信土。將興大獄。土體乾曰。上凡事憤憤。獨於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類矣。忠賢懼而止。殺甲士滅口。六年秋。使其黨邵輔忠孫杰草一疏。授順天府丞劉志選。上之。極論張國紀謀占宮婢韋氏。矯中宮旨鬻獄諸罪。謀借以撼中宮。事成則立魏良卿女爲后。疏末言母令人訾及丹山之穴。藍田之種。蓋斥皇后也。疏上。事叵測。帝伉儷情篤。但令國紀自新而已。

虞 初 志 補

忠賢遷怒趙選侍。矯旨賜死。又怒劉克敬。謂客氏曰。克敬選此尤物入宮。是顯欲掣吾肘也。會皇后以食物賜克敬。忠賢偵知之。譖于熹宗。貶鳳陽。殺之。客魏以皇后鯁直。恐終不便於己。百計傾陷。閣臣李國禕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助父陷母者。忠賢稍止。七年二月。復嗾其黨梁夢環。馳疏劾張國紀。客魏力勸熹宗廢后。熹宗不得已。削國紀爵祿。放歸故鄉。后免冠去飾詣帝拜謝。帝慰之。並令后戒勉國紀。五月初六日。帝不豫。至七月未離御榻。移居懋勤殿。每召皇后侍疾。忠賢進仙方靈露飲之。帝病日增。至八月十八日。病益篤。忠賢謀擁皇后垂簾而立。魏良卿爲攝皇帝。又使人諷皇后。勸以佯爲有娠。取魏良卿子爲子。俟長成而立之。時后年二十一。魏良卿語人曰。吾無樂乎爲帝。聞宮中張娘娘才德色兼茂。倘得常常瞻對。雖死不憾矣。后自知安危。生死在忠賢手。旣無如之何。乃正色拒曰。吾辦一死久矣。今從命固死。不從亦死。等死耳。不從而死。可

以視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忠賢心服其言。后密勸熹宗召立信王。熹宗曰。忠賢告我曰。後宮有娠者二人。他日生男。卽以爲汝子而立。不亦可乎。后復苦諫。其語秘不得聞。熹宗方悟。召信王入受遺命。信王欲辭。忽見皇后淡妝靚服。出自屏後。遽白信王曰。皇叔義不容讓。且事急矣。恐有變。宜遂謝恩。王乃拜命。帝勉以當爲堯舜之君。且言魏忠賢可大任。復指皇后爲託曰。中宮配朕七年。每正言匡諫。獲益頗多。今年少嫠居。良可矜憫。吾弟宜善視之。信王將出。后使人匿之別宮。須臾上崩。八月二十二日申時也。

后傳遺詔。命英國公張維賢等迎立信王。忠賢欲爲變。崔呈秀止之。二十四日。熹宗大斂。后縗麻哭踊如禮。死而復蘇者再。信王卽位。是爲莊烈帝。忠賢方蓄異謀。后預戒帝勿食宮中食。謹備之。帝見后感激盡臣子之敬。召張國紀還都慰勞之。使入后宮行家人禮。崇禎元年正月壬午。尊后爲懿安皇后。事以太后。

虞 初 志 補

之禮。居慈寧宮。旋徙居慈慶宮。客魏既伏誅。錮其黨爲逆案。以六等定罪。志選夢環以謀危先帝中宮。準罵母律入重辟。初明之宮人無子者。各擇內監爲侶。謂之對食。亦謂之菜戶。其財物相通如一家。相愛若夫婦。然既而妃嬪以下。亦頗有之。雖天子亦不禁。以其宦者。不之嫌也。惟皇后及貴妃位尊。尙無菜戶。然明白天啓以前。皇后無年少寡居者。且皆有子也。及懿安后居慈慶宮。年尙少。內侍陳德潤。方爲總監。故魏黨也。矚后之美。且意所携寶物必多。喜曰。此奇貨也。乃賂后之侍女。使乘間說后曰。皇后盛年。而先帝見背。又無繼嗣。此與前代皇后境遇不同。宮監陳德潤。人品清雅。性亦謹厚。皇后何不召之入侍。使爲菜戶。用破岑寂。諸事有所倚託。后大怒。秩而貶諸外。一日后晨起。宮人捧匱盥頤。德潤託言奏事。直造后前。后命逐出。使人告莊烈帝。貶德潤孝陵種菜。十四年。給事中胡周鼎。請上后徽號。帝以國用日絀。歎曰。吾之不能盡孝事貧也。或言

周顛有所受。已下理而頓釋之。曰：忍傷后心。后嘗語周后。胡廷儒罔上事。使周后白之。上怒詰所從來。以后對遽已。

十五年七月。以太子將納妃。預改慈慶宮爲端本宮。而徙后居仁壽殿。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流寇陷京師外城。其夕更餘。周后自縊。帝至南宮。使宮人詣懿安皇后所。逼后自裁。卒倉不得達。后尙未知外間消息。十九日昧爽。望見火光。宮人譁言內城已陷。沸哭如雷。皆走出宮門。無復禁限。后索劍欲自刎。手不能下。乃自縊。宮婢數人妄解后縊。勸后暫避出宮。后頓足曰：汝輩誤我不淺。乃移至側室中。宮人出走者。或言后已自盡。或言未見后尸。有一宮嬪。青衣蒙頭。徒步走出。或誤指爲后。一時遂喧傳懿安皇后已走入成國公朱純臣第矣。后初爲宮婢所阻。至巳午之間。始獲縊於側室。而賊已有入宮者。過后縊處。以劍斫繩斷之。后墮地暝坐無言。賊見后漸甦。爭前欲撲之。一賊止之曰：吾輩閱人多矣。

虞 初 志 補

未見有如此麗人。嘗聞此宮爲天啓皇后所居。得母卽是耶。當俟闖王之命。母妄動一賊曰非也。天啓皇后年齒已長。豈能若此妍妙。方共譁議。而諸璫已引秦婦至。秦婦者闖賊所携秦中婦人。使分監宮人者也。諸璫指曰。此天啓朝張娘娘也。乃專以二婦守之。婦呼后曰張媪。慰之曰。媪母懼。明日大王親臨閱選。媪必不作第二人。后欲自盡。而無隙可乘。正如萬矢攢心。忽聞有大呼張太后娘娘安在者。乃賊渠李巖也。初京師將破時。諸內璫爭出降賊。告以后妃宮人之數。具一冊。分其貌爲三等。

闖賊議賞賊酋各三十人。而李巖實司其冊。巖本以河南舉人降賊。好稱仁義。見后年貌在上等冊中。歎曰。諸璫無良若此。此吾同鄉也。素有聖德。安可使受辱。城破亟馳入宮。專覓懿安皇后。使宮婢扶后坐殿上。具衣冠九拜。自通姓名。勅其黨嚴衛宮門而去。及夕。后始得從容自縊。死年三十八。容貌若未滿三十。



者后身御深青織金大袖衣。罩以黃縐。兩當頭裏皂縠。而綠裙黃袴。裝束嚴密。異香滿室。紅光燭天。咸見有仙輿冉冉上昇。良久始杳。巖乃具棺殯諸殿上。拜哭而去。闖賊既爲崇禎帝后發喪。外人不知懿安皇后音耗。遂妄相揣度。謂必爲賊所得矣。而是時任容妃年三十五。盛妝出迎賊曰。我天啓皇后張氏也。賊酋信之。擁之去。與之狎暱。於是浮議紛然。謂懿安皇后從賊矣。且曰。隨賊西去矣。客魏餘黨聞之。皆增飾其詞。爭相傳播。南都福王立。馬士英阮大鍼起執朝權。皆魏黨也。甲申六月。南都上崇禎帝后謚號。或欲爲懿安皇后發喪議謚。馬阮陰泥之。由是浮言滋甚。我大清順治元年十月。

世祖章皇帝定鼎燕京。后樞尙未獲葬。太監曹化瀆請於

上奉命合葬喜宗德陵。及乙酉三月。南中始知后已殉節。福王特命禮部議謚。始上謚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

方闖賊之西走也。任妃出宮。以珍寶招諸少年。居京師數百里外。穢聲大播。復語人曰。我先朝天啓皇后也。居歲餘。鄉人白於有司。聞于朝。遞入都。都人大驚。恨懿安皇后之失節也。

上惡其行穢。賜之死。內監有識之曰。嘻。此非任妃也耶。衆疑始解。厥後京師有舊宮人居民間。藏得懿安后皇鳳鳥一隻。僅二寸許。又有懿安皇后小像一幅。出鬻於市。真不啻天仙也。論曰。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后之生不知所自來。此客魏讒間之所由起也。當熹宗末。命后逆折。閣謀力贊大計。召立信王。使明之宗社。不遽移於逆閹之手。功亦偉矣。甲申之變。以聞信不早決。稍遲。幾遭危辱。橫受誣謗。嗚呼。亦命也夫。雖然后之大節昭然。終無可訾議。今其事已大白於天下。后之靈可以不死矣。

案此傳爲紀曉嵐先生未刻之稿。先生得龔尙書所著『聖后艱貞記』。謂其

紀事稍繁。重爲刪訂。復博考他書。自明史而外。若明季稗史。若明季南北略。若荆駝逸史。若酌中志。甲申傳信錄。春明夢錄。彤史拾遺記。天啓宮詞註。諸書無不徵引。作爲外傳一篇。藏之於家。同治庚午。余得於京都廠肆中。讀之。覺其叙事有法。得史漢之神韻。文雖長而一線貫串。處處引人入勝。洵才人之筆也。百餘年來。鈔本絕少。珠光劍氣。漸就沈埋。而古聖后之淑德懿行。碩貌閎才。亦以湮沒不彰。良爲可惜。用亟付梓。以廣闡揚之志云。西湖散人跋。

一 楊將軍傳

闕名

二楊將軍者。明故右軍都督管練兵總兵事鎮朔將軍太子太保楊國柱。及其猶子前鋒鎮中營副將都督銜錫蟒玉鎮國將軍楊振也。楊氏世爲遼東將家。其遠祖興自明初。以功襲廣寧後屯衛指揮使。二百七十年弗替。至崇禎初。遼左右衛地悉淪陷。世職徒擁空名。於是興之後有國棟。以指揮使領義州參將。

虞 初 志 補

事。以故國柱振兩人皆少長義州。國柱父應元。先以勇戰死。及國棟振尤雄勇。義州人詫之。以爲一時有兩楊無敵云。然兩人者。皆以忠義自命。齒相若。儼恢奇。相當也已。而義州失守。兩人家破。倉卒走相失。國柱獨身跳廣甯前屯衛。而振以父母及弟入朝鮮。振字鞠清。國棟之子。少時能伸左右臂。使兩壯夫分立其上。不墮。其入朝鮮也。母趙氏中途自經死。及太子河無舟。追者至。振解衣負父。右挾弟。左手持餼糧以渡。既渡。遇巨蟒立而噬人。振直前搏殺之。褫其皮。裹腰以示勇。久之。朝鮮叛。明理逃人。將執振父子付滿洲。振復奉父携弟至皮島。依毛文龍。文龍死。又脫歸甯遠。於時孫傳庭爲甯前道。謂世職子弟宜裁。擇借補營職。由是振得試爲甯遠左哨千總。稍稍收聚。父時故部曲左哨一旅。皆投石超距。橫一時。敵人畏之。臺使者閱兵。期諸將射。莫能中。振故善射。所乘小青驄。又極神駿。連發莫不中的。願臺使者不賞振之射。而索其馬弗與。則中以

法當斬。已反接轅門外矣。賴傳庭救之得免。崇禎二年。東兵大入。破永平。遵化。入薄都城。傳庭以遼兵勤王。振在軍中。廷議別命兵部主事邱禾嘉護陵寢於昌平。振以傳庭檄率五百騎赴之。翌日敵兵風雨至。振匹馬大呼。橫衝入陣。流矢貫其頰。不及顧。五百騎悉從之。短兵接呼。聲疑五六萬人。敵乃大潰。斬馘數千人。當是時。禾嘉方登城。望敵兵之盛。悸欲死。齒上下震。震相擊。不能一語。及是。乃牛酒郊迎。親爲振拔。矢傳藥慶再生。然禾嘉以護陵功。驟擢巡撫。而振僅叙功二等。遷都司。方是時。朝廷遣內臣爲監軍。凡各營精銳士。悉選以自隸。有警。藉其力以逃。勝則冒功。敗輒委過諸將。或反持其短長。索重賄。振獨憤憤不爲用。內侍皆惡之。又中以法坐落職。然振雖罷。而國柱乃立功。自副將擢總宣府兵。挂鎮朔將軍印。於是巡撫方一藻薦振復起。代國柱爲前鋒鎮中營副將。前鋒鎮者。平遼將軍祖大壽也。缺錦州。素倚國柱爲重。振至。一用國柱。法累建

虞 初 志 補

軍功。晉都督銜。賜蟒玉。前監軍者聞之大怒。未有以發。會松山被圍急。監軍者遽以軍法檄振帥偏師赴援。行至呂洪山。日莫遇伏。被執。先是振在皮島。與孔有德耿仲明尙可喜三人者善。三人者先後叛明。皆已富貴封王爵。相與薦振才勇。遂諭降振。振曰。始所與諸君約爲兄弟者。欲戮力王室耳。今諸君已負約矣。奈何更要我相隨爲不義耶。我家食祿二百數十年。吾卽儉生。何以見祖宗於地下。諸君誠愛我者。幸早殺我。有德等以其語奏聞。然終不忍殺之。乃使振往招諭松山城守者。且謂之曰。降者當封王。以松山爲之食邑也。振行未至城里許。南向據地坐。語從官李祿曰。爲我至城下。語守將金公。我不幸敗。然各路援兵且至。努力堅守。不三日圍自解矣。祿至城下。如振言。敵兵乃執祿。叱曰。使若諭降。反諭守耶。振大罵。遂殺之。並殺祿。振死無血。白氣縷縷自頸中出。松山人感其義。竟不下。越三日。圍解。振妻鍾氏求其尸得之。面如生。鳥獸不敢近。李



祿亦然。身首既屬。始有血津津自口鼻間出。持而哭之。左目始瞑。逾月。弟某至。啓棺哭。右目始瞑。

國柱字廷石。國棟之少弟也。驍勇亦如振。生平矢不虛發。始與振相失。走之廣寧。廣寧衛前屯副將張洪謨。最號知兵。以爲練兵必先擇左右哨司。哨司與士卒親。哨司不賢。卽賢將無與成功。于是以國柱補前屯右哨把總。方是時。世家子多不屑爲把總。國柱獨肯就勒所部。整器械。習步伐。遠斥堠。謹干撮。不肯以官卑廢法。敵小入殲之。以聞。大入則舉烽達帥府。命師設伏。然後出。出未嘗不獲捷。洪謨益器之。頒其法軍中。先是軍中遷進罰贖。皆以首級計。國柱先後斬獲。悉讓以與軍吏之往議者。己獨不得進。久之始遷千總。又久之補守備。崇禎二年。敵大入薄京師。國柱與振皆從調勤王軍。在孫傳庭部下。振別守昌平。而國柱由三河門度白河。擊游兵之在瀛莫滄洛間者。有功。卒偕諸將復永平。道

虞 初 志 補

化灤州遷安四城。由是二人者雖爲偏裨。皆名滿天下。已還前屯。擊他部之入犯者殲之。論功進參將。俄擢前鋒鎮中營副將。是時敵兵在廣寧。與大壽所駐錦州隔河可望見。游騎一過河卽入前鋒中營汛地。偵者出輒爲敵所得。大壽以是莫敢遠窺。而營將多以失機得罪。國柱先度地設臺數十里外。塵起可瞭。又帥精騎直抵廣寧隘樹柵。使哨探者有所蔽。功最多。莊烈帝聞之。擢爲宣府總兵官。特命挂鎮朔將軍印。宣府左居庸右雲中。去京以不四百里。地險且狹。國柱至。增長各鎮邊浮圖箭嶺之戍。留茂山衛以護紫荆關。修李信堡以固兩衛。其東永寧諸城。西萬全諸衛。南之順聖。北之獨石中路葛峪諸堡。皆犄角布置。瞬息響應。流賊蹂躪徧秦晉。獨不敢窺雲中。國柱力也。是時宰相與權璫內外交搆。將帥人人不知所措。而國柱尤不爲閣臣所喜。解印罷其鎮事。國柱惘惘。率所養敢死士歸保安新衛。且屯且守。會宣大總督張鳳翼創立懷標十營。

思得宿將訓練之聞。國柱罷大惋惜。卽日拜疏請國柱以右軍都督管懷標練兵事。國柱既至。自將領以至百十夫之長。咸與指畫。俾轉相統屬。合千萬人如一人。懷兵復強。會錦州圍急。督師洪承疇赴援。令國柱以銳卒前驅。敵設伏松山。待國柱過。突出圍之數重。承疇在後阻險不能進。國柱孤軍殊死戰。敵益增生力兵。四面呼降。國柱太息謂其下曰。我家義不爲降將軍。以辱祖父。昔吾兄子振遇伏於此。今我不幸。又蹈焉。兩世頸血。皆濺此一塊土矣。嗚呼。語訖。躍馬復戰。面中三矢。身被六創。以沒。妻何氏盡籍所有軍資。獻以佐國。封一品夫人。蓋振死一年。而國柱繼之。又四年明亡。

### 記沙七事

陸長春

吳門沙七。拳勇著名。薄游金陵。無所遇。爲米肆司會計。一日有丐者。以石白置櫃上。予之錢不肯去。沙視其白重百餘觔。以手撲諸地碎之。丐熟視其人而去。

次日又一丐至。弄雙鐵丸於庭。丸大如碗。市人方聚觀。忽一丸飛上沙面。沙接而擲之。丐卽拾丸去。越數日。有一僧至肆。狀貌獷惡。手舞雙鉞。旋轉如飛。市人咸驚異。一鉞忽飛落沙前。橫削其頸。沙急閃。鉞着於柱。入木寸餘。沙以兩指夾出。又擲而碎之。僧拾破鉞。俛首去。人以沙屢壞其器。咸爲沙危。而沙殊不措意。又數日。一人持紅柬。邀沙於某日晚。至某寺飲。旁人戒勿往。沙徑諾之。先期製衲襪。堅厚如甲。至日被之。兩腿纏雙鐮而往。旣入寺。有偉軀者十餘人。飲於庭。僧亦在其中。見沙至。皆努目相向。沙昂首而進。殿後又有十數人。飲啖如前。沙至皆相視而笑。沙亦不顧。入室有二壯士。一虬髯者。一猥喙者。趨迎之曰。夙仰君名。今惠然肯顧。誠厚幸也。沙遜謝而已。室中燈光燦然。几上炳雙紅燭。大如臂。二人讓沙上坐。虬髯者左。猥喙者右。酌酒滿。叵羅以勸。庖人進蒸豚。置利刃於上。虬髯者起。舉刃劖肉。剗肉於刃以啖沙。沙顏色不變。食其肉而吐刃於几。

上。次又進熟雞子。上架鐵箸。猥喙者起。又雞子於箸以進。沙又食之而吐其箸。二人顧而笑曰。沙君真傑士也。俄虬髯者喚賽專諸何在。堦下一人應聲出曰。酒間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遂掣雙劍舞於前。白光閃爍如電。寒氣逼人。舞畢倚劍立。虬髯者顧謂沙曰。劍術何如。沙笑曰。技至此亦可謂神矣。然其中尙有罅漏。僕有雙鐃請一獻其技可乎。虬髯者曰。可。沙乃出雙鐃置几上。解衲襖作欲舞狀。振衣一揮。室中燈燭盡滅。遂飛身上簷際。縱躍疾走。回肆曰。奴輩意殊惡。不可久居此矣。星夜歸吳。沙自經此險。深自閉匿。不復與人論拳勇。有請角其技者。固謝不敏。後卒以壽終。

傅青主軼事

附子眉

闕名

山右傅青主徵君。山以書畫著名一時。而不肯輕爲人作。嘗有執友某求畫。請之諄諄。意不可却。徵君謂畫雖末藝。然必須筆補造化。我每作畫。先擇其時。非

遇良辰。不肯下筆。今重違君意。約以中秋夕爲期。如是日天氣晴爽。風定月明。當準備紙筆。惟一是聽。其友笑諾。待至其日。果晴爽如所言。友大喜。知徵君善飲。乃備肴酒。迎與痛飲。自晡至昧。始罷席。徵君命侍者爲研濃墨。駢兩几。鋪丈長玉版紙其上。又取鐵界尺。鎮紙四角。謂俟月上東向。秉燭爲之作畫。少焉。月出東山。光鑑毛髮。徵君樂甚。命侍者取所研濃墨一巨鉢。置旁几。屏退諸人。獨自命筆。友遙遙竊窺。但見徵君手舞足蹈。或踊或躍。其狀若狂。友大驚。徑趨至背後。以手力抱其腰。徵君狂叫。歎曰。孺子敗吾清興。奈何。遂擲筆。搓紙。竟作罷論。友見徵君髮髻鬚眉滿頭皆墨。竟體汗下如雨。以徵君酒醉不能強事丹青。急取水爲之洗濯。遣人送歸。所畫廢紙上。惟濃墨一團。大於釜。日以徵君手筆。不忍捐棄。姑疊摺皮之架上。六夜。天陰月黑。室內隱約放光。急往察之。見光出自廢紙。始悟徵君畫果通神。可惜敗興中輟。未竟厥事也。京師打鐘菴募修落



成僧慕徵君名。丐書菴額。以僧無行辭不許。僧稔某甲與徵君善。啗以重金。求爲轉乞。甲知徵君爲人。不敢遽達。又慮無以報僧。既思得一法。乃沽佳醞。招徵君飲。又預作五絕詩一首。將打鐘菴三字嵌於詩中。乘徵君微醺。自握筆書此詩。屢書屢自拉棄之。徵君睨之而笑。甲曰。家有屏欲書此詩。刻其上。顧不善塗。且致貽君笑。時徵君已醉矣。曰。我爲汝代筆如何。甲喜曰。本不敢相煩。果爾幸甚。徵君遽索紙。縱筆爲之一揮。較常尤勝。甲請曰。旣蒙賜書。卽求署款。以爲蓬舍光。尤深欣感。徵君笑而許之。後甲刊此三字。授僧榜於門。徵君偶過菴前。訝額署已款。筆意確是。注視沈思良久。忽憶前爲甲書屏中有此三字。始悟爲甲所賣。遂與絕交。徵君精醫。今所傳世者。僅婦科書。顧不徒精婦科也。有同鄉某客都中。忽患頭痛。經多醫不效。聞太醫院某公爲國手。斷人生死不爽。特造請診視。公按脈畢。命之曰。此一月症也。可速歸家。料理後事。遲無及矣。某聞怏怏。

歸寓急治裝兼程旋里。會徵君入都遇諸途。問某歸意。以疾告曰。太醫院某君。今國手也。盍請治之。某歎曰。僕此歸。正遵某公命也。乃具告所言。徵君駭曰。果爾奈何。試爲汝脈之。按脈良久。嘆曰。某公眞國手也。其言不謬。某固知徵君技不在某公下。泣然泣曰。誠如君言。某眞無生望矣。君久著和緩名。竟不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乎。徵君又沈思久之。謂曰。汝疾萬無生理。今思得一法。愈則不任功。不愈亦不任過。汝如法試之。何如。某大喜求方。徵君命歸家。偏覓健少所着舊甌笠十餘枚。煎濃湯澆成膏。旦夕服之。當有效。萬一幸愈。可速至都中謁某公。當云何也。某謝諾而別。歸家如法治之。疾果痊。尋至都中見徵君。喜慰異常。趨往謁某公。公見某至。瞿然曰。君猶無恙耶。某具以徵君所治之法告之。公嘆曰。傅君神醫。吾不及矣。吾初診汝疾。係腦髓虧耗。按古方唯生人腦可原。顧萬不能致。則疾亦別無治法。今傅君以健少舊甌笠多枚代之。眞神手。吾不及也。

若非傅君。汝白骨寒矣。謂非爲鄙人所誤耶。然則醫雖小道。攻之不精。是直以人命爲兒戲也。吾尙敢業此哉。公送某出。卽乞休閉門謝客。絕口不談醫矣。里藥子曰。予幼時喜玩徵君婦科書。見前臚載軼事數則。今刻本已不載矣。猶憶載徵君所爲豔詞者。有歡牀如夫。歡身如雲。登天抱雲。歡墮儂身之句。嘆其不愧爲才人吐屬。後覓得所著霜紅龕全集。閱之多不稱意。或謂徵君稿多散佚。其霜紅龕集。乃村僮湊綴者。是或然歟。徵君書畫傳者甚少。予曾見方子箴方伯藏所書大草立幅。筆意在張顛米顛之間。洵可寶貴。而畫則未之見也。

曩在京城與李子皆同遊琉璃廠。見青主畫黑牡丹立幅甚精妙。子皆以京錢十二千購得之。方子箴識。

傅眉字壽髦。青主先生子也。能養志。每入山樵采。置書擔頭。休擔則取讀。中州有吏部郎者。故名士。訪青主問郎君安在。曰少需。俄有負薪者歸。山呼曰孺子。

來前肅客。吏部頗驚。抵暮令之伴客寢。則與叙中州文獻。滔滔不置。吏部或不能盡答。詰朝謝曰。吾甚慚於郎君也。山故喜苦酒。自稱老孽禪。眉亦自稱曰小孽禪。或出遊。眉與子共挽車。暮宿逆旅。仍篝燈課讀經史。騷選諸書。詰旦必成誦。始引。否則予杖。故其家學爲大河以北所莫能及。

吳三桂軼事

闕名

吳三桂。巨耳隆準。無鬚。瞻視顧盼。尊嚴若神。雞鳴卽興。夜分始就寢。終日無惰容。鼻梁傷痕。右高左低。中有黑紋如線。平常不見。怒時卽隱然深現。如與人語。疾言則意無他。或中變。則閉唇微咳。聲出鼻中。以此兩者測之。百不失一。所居平西府。制擬於帝居。千門萬戶。極土木之盛。又造亭海中。名近華浦。又爲園於於西郊。名安阜園。園內書室一所。名萬卷樓。古今書籍無一不備。自侈平蠻功績。期垂永久。塑像於報國寺。左左廡。布袋和尚下。西寺落成。大享文武官。鹽道

趙廷標平日好爲詩。三桂請詠金剛廷標口占曰。

金剛本是一團泥。張拳鼓掌把人欺。你說你是硬漢子。你敢同我洗澡去。  
三桂大笑。亦心知其諷已也。三桂有三奇物。一虎皮。一大理石。一帽頂。虎皮白  
章黑紋。得之甯遠。卽騶虞皮也。大理石屏二。沐氏舊物也。一高六尺。山水木石。  
渾然天成。似元人名筆。一差小巔。一鶯水溪。一虎上下顧盼。神氣如生。帽頂大  
紅寶石。徑寸長二寸許。光照數丈。炎炎如火云。福金張氏關東人。自奉儉約。嘗  
歎曰。昔作嫁衣裳。吾母只備一紅裙。今若此。豈非命耶。應熊張氏所出。福金貌  
寢而性妬。三桂頗憚之。布政司崔之英亦同有是病。常侍坐便殿。言及家事。彼  
此相憐之。英哽咽。三桂亦歎歎不已。八面觀音與圓圓並擅殊寵。故宗伯南昌  
李明睿妓也。宗伯侍兒十數輩。聲色極一時之選。而八面觀音爲之魁。其曹四  
面觀音亦美姿容。亞於八面。宗伯老爲給事高安所得。以奉三桂。辛酉城破。圓

圓先死。八面歸綏。遠將軍蔡毓榮。四面歸征。南將軍穆占。

吳初年。儒雅蘊藉。能爲駢儷文。殺賊作露布。固以一手兼之。其討闖賊檄云。

李自成以么麼小醜。蕩穢神京。日色無光。妖氛吐燄。豺狼突於城關。犬豕踞於闕廷。弑我帝后。刑我士紳。戮我民庶。掠我財物。二祖列宗之怨恫。天壽淒風。元勳懿戚之誅鋤。鬼門泣血。又云。周命未改。漢德可思。誠志所孚。順能充逆。義兵所向。一以當萬。試思赤縣歸心。仍是朱家正統。

賓王討武墨檄。亦不是過。赳赳干城之夫。亦能作才語耶。

順治辛酉。吳三桂率大兵抵雲南境。桂王匿於緬。十二月。吳在奮晚坡紮寨。檄緬酋縛獻。越日。緬酋以王至。從者扶王入帳。吳麾下趨躡進謁。少頃。靴聲橐橐。吳躡階而上。王問左右。此何人。吳噤不能言。王切責之良久。繼而歎曰。今已矣。我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而死。爾能任否。吳唯唯。王令之出。則汗流浹背。



矣。吳隊伍中多降卒。有密謀奉王以變者。吳知之。乃擁王及其子在營門外。絞以弓弦。王子年方十二。大罵曰。黠賊我家無虧於爾。父子何仇於爾。乃至於如此耶。是日天昏若晦。風霾并作人形。事後。吳捕同謀者千百餘人。悉殺之。母赦。吳三桂在滇時。有知府馮某與其母賣身王府。自書券云。身價銀一萬七千兩。後署媒人胡國柱。三桂婿也。

水西土酋安坤謀反。其帥皮熊本江西人。名羅聯芳。永歷封爵匡國公。爲孫可望所敗。遂祝髮水西。可卜河。後被擒時。皮熊年已八十餘。面責三桂。三桂不能答。皮熊不食十五日而死。

三桂子吳應熊。初爲額駙。居京師。給假省父。有丹徒錢邦芑者。字開少。以都御史撫滇。初由閩至粵。旣由粵至滇。滇破。祝髮雞足山。號大錯和尚。應熊省親。遇之於貴州道中。出語不遜。應熊執之以見三桂。三桂笑曰。是欲辱我以求死所。

耳。吾兒正墮其計矣。亟命釋之。

三桂未反時。雲南省城多怪異。北城樓脊鷗吻中。出白烟高五丈。闊四尺。察之乃蛟也。以泥塗之乃已。西寺塔頂銅鳳。有聲呼呼。數日不止。斷其首乃止。

又來一異鳥。展翼方丈餘。三桂遣人以排鎗擊殺之。狀貌怪異。博物者不能知其名。又羅次縣山素無野獸。登牧一日忽見羣羊數百。徧散嶺谷間。嚙者奔者。臥者各自爲偶。縣人怪之。上山競觀。萋草蒼然。一無所有。

三桂既著異志。居常鬱鬱不樂。羽士某者。以相術爲滇中冠。嘗至省會。三桂使人召之不至。迺微服走詣。某熟視良久。謂之曰。君狀貴不可言。然頰下有紋。主後不昌。殆無嗣乎。三桂大恚。既而使覘某將殺之。則越日行矣。自是三桂每日必攬鏡照紋。深自怨憤。或慰之。且力言某之妄。三桂始釋然。而異謀日亟矣。三桂多蓄死士。有陳魁虎者。矯健絕倫。能手攫鳶鳥。一日侍三桂讌。酒酣大言。

謂吾欲殺人行所無事。專諸不能生刺王僚。予以俠名。殊爲有愧。三桂聞之。矍然動容。不旬日。忽傳陳深夜闖入府苑。圖姦宮女。執付刑曹。尋棄市。臨刑時。陳極口呼冤。或謂三桂設計誘之。加以惡名而誅之也。自是部下多解體者。

三桂在滇中奢侈無度。後宮之選不下千人。三桂公暇。輒幅巾便服。召幕中諸名士讌會。酒酣。三桂擗笛。宮人以次高唱入雲。旋呼賞賚。則珠玉金帛堆置滿前。諸宮人幢幢攘取。三桂顧之以爲歡樂。宮人有名連兒者。年十七。留侍三桂。三桂寵之逾常。連姿容婉麗。嘗夏日侍三桂遊荷塘。練裳縞袂。執白羽扇。佇立九曲橋上。遠而望之。出水芙蓉。殆無其匹。三桂敗。連爲趙良棟部將所得。不逾年。卽死。絕命詞中有（君王不得見。妾命薄如烟）句。麗質清才。鍾情於垂暮。奸雄亦稱僅見。

吳反志既決。令所部秣馬厲兵。徐圖發難。爲妾弟某所告發。上不信。派人問吳。

作何舉動。將預爲之備。使者抵滇。住吳所設逆旅中。厚賂旅店。夥不敢隱。首其事於吳。吳恐官軍掩至。倉卒不及防。擬設計緩之。值歲闌。乃集成語作桃符。榜其所居門曰。

帝力於我何有 臣清恐人不知

使者留月餘。無所獲。僅以所見聯語歸述於上。大笑曰。此老果不反。被告者過也。未幾起事。疏入上方。沐擲冠於地。曰。忤奴誑我。

三桂性猜忌。措施出人意料。或發其隱。則銜之刺骨。撤藩詔下。三桂以窒礙難行。決從違於幕府。衆爭獻策。有胡生者。山陰名士也。獨隅坐默無一語。翌日。三桂設讌。復招數人飲酒。數巡後。胡忽腹癢若裂。起如廁。卽斃。衆以爲暴疾也。咸莫測其致死之由。三桂敗。侍從中有洩其事者。言三桂久存異志。恐胡知其隱。故鳩之以滅其口也。

三桂不善書而每喜臨池。府苑中花木清幽。有所謂列翠軒者。廳事五間。朗然並列。窗外隙地數丈。悉栽短草。地盡則層巒疊嶂。高凌天際。春秋佳日。三桂輒携筆墨於軒內作擘窠大字。侍姬數十輩環侍於前。鬢影釵光。與蒼翠之色互相輝映。廁身其中。不復知世間有塵俗境。

吳喜度曲。減字儻聲不差累黍。有周公瑾風焉。蓄歌童十數輩。自教之。中六人藝最勝。稱六燕班。因六人皆以燕名故也。嘗微服遊江淮間。與六燕俱。賈人某亦嗜聲伎。值家宴演劇。吳投刺謁之。賈延入納之上座。未幾樂作。脫板乖腔。百無一當。主人與客極口褒獎。吳但嘿坐。瞑目搖首而已。主人憤甚。反唇稽曰。若村老亦諳此耶。吳曰。不敢。但嗜此已數十年矣。主人愈不悅。客有黠者。請吳奏技。否則因而折辱之。吳欲自炫。不復辭謝。欣然爲演惠明寄柬一折。聲容檣步。動中肯要。座客皆相顧愕眙。少焉樂闋。下場一笑。連稱獻醜而去。主人留之堅。

不得。吳每與人道及輒手舞足蹈。謂是生平第一快事云。

吳三桂挾十萬金遊河南。未幾金盡。大爲寓主人所窘。官妓名桐花者奇其貌。厚視之。寢饋於妓女家者匝月。而吳之材官資銀至矣。亟入市購大秦珠爲桐花壽。值價萬二千金。題詩旅店壁。飄然徑去。詩曰。

走馬張弓二十年。歸藩無路且朝天。梧桐雨後芭蕉雨。註到陰符第幾篇。

雲南省離城數十里。有吳三桂當年避暑宮。土人呼爲要金殿。一切皆銅。殿中鑄三桂像。帽式如鍋。甚可怪也。殿後祀三桂祖先栗主。然已零落不完矣。殿磚前後皆老坑雲大理。拊之膩不留手。門首立旗杆二亦銅也。友人龐君曾游其地。故爲予歷歷言之。



# 重訂虞初廣志卷二

鄧水姜泣羣編輯

## 記鄭氏

邱嘉穗

直隸束鹿縣。快捕王吉妻鄭氏。生而魁碩。有勇力。因世精武藝。善雙刀。雄擅諸父兄之風。而平日婉孌善下。康熙二十六年二月。有盜十二人。夜攻其家。吉被繫踣地。鄭氏持白刃出衛。并奪盜一刃。殺之。即挾夫出。置草場。揮雙刃趕之。盜咸驚逸。復擒其翁去。鄭氏隨取厩中馬。不及施韁勒。輒騎而追之。不三里。盜皆返鬪。鄭氏立手刃八人。僅逸其四。復奉其翁以還。里人共高其義勇。以爲公孫大娘之渾脫。瀏亮盧氏之冒刃救姑。不是過也。丁亥四月。余同年夏海山爲是邑令。因偶過其地。親見其夫吉。面談是事。言卽正統間王少保文之九世孫也。

壬子宮駝記

葉楚傖

索靖宮門。感懷荆棘。參軍賦筆。追慨蕪城。蓋一姓之興亡。亦萬古所憑弔。非特阿房楚火。紅啼蜀道之鶻。鍾阜繁霜。白染明陵之草已耳。秋間行次北京。遍覽宮闕。延秋蕭寂。中夜聞烏。太液潺湲。三秋折柳。斯亦齊雲摘星之遺蹟。玉儀御仗之遺徽乎。

宣武門一稱順治門。卽曩日福臨竊帝位所自入。故名。崇文門一稱哈達門。胡語也。二門東西夾輔。中闢御道。爲君主郊祈出入所由。其門曰大清門。近改大清門爲中華門。都中盛傳讖語。謂明亡於崇禎。清亡於宣統。崇文宣武二門。早啓明清結局之兆。而禁城東西二門。一曰東華。一曰西華。今改大清爲中華。又預合華夏昭蘇之符。瓊島在北海之北。爲清光緒養疴之室。或謂光緒不懌於西后。后乃錮諸瓊島。諱言養疴室。凡二三十楹。海中植芙蕖。北地秋深。露蓋風

柄不復得見。瓊島遙對分科大學。昔大學造講室。岑樓已構。避竊覘宮。禁嫌竟致改築。天子聲威。炙手如此。

南海北海中海。有二三石梁可渡。梁側守河監一。善操京語者。可微探曩日宮禁事。其一語余曰。君吳人。應識陸師傅。余頷之。監曰。師傅常來授萬歲書。月入宮數次。俸千金。讀書人究餓不死。若某王某王者。今且設白肉館。作屠狗生涯矣。

東華門常扁。出入以側戶。守門阿監。見西服者。拒之綦嚴。必大袍闊掛。且爛京語者。乃得偶然放行。入門頽垣靡蕪。紅紫剝落。社屋未平。已若杜陵野老春日曲江之遊矣。清室典制。惟二物觸目無恙。卽阿監顛上。粲若朝霞之纓帽。與鬢鬢如蓬之辮髮也。

煤山之巔。萬卉葱鬱。冬青霜冷。衰柳枝黃。一亭兀然。俯臨御街。乃思宗殉國地。

亭凡二層。承以六柱。薨色慘綠。亭頂朱漆。葫蘆。烟燦雲際。百年松翠。鳳子淒涼。一樹殘陽。鶻聲悲惋。山巔初許。拾步遊眺。自汪精衛君炸彈案發。遂禁登覽。蓋山下御道。爲清攝政醇王所必由。橋下馬驚之警。猶未已也。

禁城殿閣。鮮有華樸適宜者。江南農舍。差勝燕北皇居。蓋棟榱之拙。丹碧之俗。惟此不識寸尺之天子。始居之彌安耳。自前門沿禁城而進。歷覽禁中諸殿。蝙蝠宵飛。棘荆風咽。所謂正大光明者。直闡若古刹。非特長林豐草禽獸居之已也。

有唐太監者。積貲鉅萬。設球房於東安市場。日與諸少年逐。其義子爲前某部郎官。照例值署以外。輟欵帽袒襟。挈叫天籠。從乃父遊。京師競稱之。小唐郎中。春間兵變。東安市場。夷爲瓦礫。獨唐監球房。巋然未罹劫火。渠述宮禁事甚悉。余有絕句云。鳳屏春曉日遲遲。六院分飼哈叭兒。昨夜千秋亭子上。爲聽霓羽。

立多時。卽唐親述諸余者。

東安市場有女賣技者一。昔爲南皮張香濤家侍兒。舞雙刀如飛。幽燕健兒。歎爲未及。貌斌媚。雙瞳剪波。長眉擁黛。而英武之概。奕奕飛舞。自言北道健兒。滄洲爲著。他則未見有勝我者。渠嘗走嶺南。能打高馬。此派爲北方所無者。

旗女非無粲者。祇以粉黛油脂。歷亂塗抹。遂現惡相。清亡以後。漸多易漢家裝束。然塗抹之習。冥頑未格。間有一二輕清流利者。則百嚙京談。雙趺光緻。在吳儂見之。殊不亞虎邱山塘間。香塵鬢幘。牽帷一笑之姝也。

旗婦鮮十七八少女。屏角窺人態。浪行市集。涉足劇場。蒜葱淡芭。菇氣撲人。欲嘔而綠衣紅緣之飾。尤惡俗無極。曩日清慶王奕劻女。曾一至慶樂園。繡幘朱轂。儼然名姝。其上輿時。乃賴二褰縷。可憎之寺人。挾之以入。則男女之別。誠有難言者矣。

十刹海楊柳四圍。芙蕖十畝。蕭然有江南村落致。初爲清主夏宮。後漸頽廢。南皮張香濤築讀書室於此。今改圖書館。臨水迴廊。倚城小築。文窗斐几。間幽寂可坐。最宜暑夜迎風。秋宵弄月。

天壇在前門外。與先農壇相望。矮垣綿亘。周匝十里許。遍植松柏。幾數萬株。初禁閒雜。近稍稍有遊蹟。自側門入。行數十步。乃履御道。夾道長松。如羣龍擎天。天矯欲飛。數百步至便殿。折而出。度礮石橋。一卽遙見圓丘。丘圓形。歷階數十。均砌以礮石。驪首龍髯。琢工綦細。於萬松蒼翠中望之。如玉宇瓊臺。仙人之居。圓丘前接御道。後望丹雘碧瓦。光奪朝曦者。爲祈年殿。殿中棟桷。金碧繡藻。窮精極細。而崇階文窗。尤至閎麗。殿側有九巨籠。爲郊天時列代君主之位。殿下東西配殿。殊頽廢矣。瞻彼傑築。與同遊。陳止齋君慨然久之。

天壇遼廓。君跡旣熄。郊天之禮。當不再舉。故開放改建。事所應有。近農林內務



教育三部方逐鹿未已。農林部欲改農事試驗場。教育部欲改植物院。而內務部則欲闢公園於此。

昆明湖上。長堤精舍。映水生姿。而橋臥明波。柳醮近黛之姿。致恰似明聖湖頭。余謂姚雨平曰。此際惜無三五明月。不然蕩漿載酒。吹玉笛。歌秋水伊人之章。差勝莫愁湖招飲矣。上林花草。歲蕤殊甚。秋老風淒。自非楊柳芙蓉未央太液之比。沿途得長相思草一種。花色淺紫。葉如碧玉。掩映紅欄曲砌間。頗饒姿態。舊時依裙惹帶之卉。今乃露零月冷。記我游蹤。

石舟在昆明湖陰。築大理石爲礎。凡兩層。其上層。采裝五色玻璃。遊蹤至此。恆具小飲。惟必自携榼具。而湖中銀鱗雪翅。垂釣卽是。雖非尙方之供。頗似西湖酒家活水青魚也。舟首四眺。橋堤綿亘。一角爲龍王廟。一角爲三潭印月。而龍王廟翼然湖中。以一長橋通東岸。尤多薄暮漁歌。中宵碧海之概。

湖中故有一艇。明波蓼岸間。櫓聲款乃。呼語相應。不復如北地名園。湖凡十餘里。湖上建築。悉依西湖。而西山塔影。倒映湖中。尤爲西湖所未有。

湖上迴廊。周匝十餘里。棟間俱詞人應制之作。今漸駁落破裂。如所謂張百熙孫家鼐諸人。其字在鄙夫得之。引爲榮寵者。在此中視之。直不值一顧。

頤和園在西直門外。西山之麓。規模閎麗。可徵君主宮室供奉之侈。

太圓寶境爲園中正殿。中供西后畫像。聞爲美人某畫師之筆。銀鐙立鳳。繡袱飛龍。圍椅一。約可駢肩坐二人。後障銅屏風。刻雲中宮闕。及錦衣雲裳之仙女數十人。其一飄裾迴袖。倘非合德之舞。不殊霓羽之盤。左側一室。爲西后臥處。金鈎錦帳。衾枕俱以黃緞爲之。床外書案一。圍椅一。案側白玉美人。高二尺許。瑩白倩好。嫣然雙鬢。如聞笑聲。茜窗鎖月。蘭麝餘香。一代風流。猶可想見已。自太圓寶境而上。曲廊繞雲。飛簷攬月。如見曩日曉粧初竟。宮女送花阿監傳。

膳之概。廊凡二百餘級。曲折而上。不啻唐元宗踏虹訪霓裳羽衣人。覆道中折。漸入山徑。有亭翼然。凡棟榱薨瓦以及桌椅窗榻。悉爲銅製。其地山色四圍。長松數樹。自山麓至此。微覺熱燥。得此清涼境界。冷然意遠。乃信銅亭造作之妙。銅色黝剝。絕似紫檀。叩之琅琅。如萬樹夕陽中。一聲清磬。

銅亭而上。至衆香閣。爲西后拜佛處。俯視太圓寶境。已在雲下。憑闌遠眺。視禁城一帶。真有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樹萬人家之概。閣門扁鎖綦固。非西后拜佛。中戶不闢。聞閣內有巨大之玉佛一。當日受自和闐者。

頤和園爲西后長駐之地。聞諸人云。每歲西后至園。其宮人之求得隨侍入園者。不啻京吏之外放。幸而獲選。則尙膳應茶之餘。噴花罵草。備極譴浪。甚且有偶假出入之隙。流落人間作厮養卒婦者。故余入園之傾。頗留意花阡曲闌間。冀有馬嵬婦人太真遺襪之佳遇。然竟不可得。而觸目皆是者。惟彼狀元宰相。

徒增人厭之應制詩耳。

戲臺在園東側。其額似爲陽和協律。不能詳憶。凡三層。構造係舊制。而軸轆帷幕之制。頗似滬上諸舞臺。劇中神將仙女之儔。則飾以彩雲。破空而下。幽魂故鬼。則出自台下。惟今則錦幕塵封。管絃零落。不復覓裳羽衣之觀矣。

後園頽敗彌甚。霜楓露荻。蕭瑟不春。惟牡丹一坪。每榦高四五尺許。凡二三百榦。幸而無恙。惜時值秋杪。不克睹魏紫姚黃之盛。倘花開時節。踏春訪之。應勝於太液芙蓉沉香芍藥也。

後園之西。有仿田舍家風景者數椽。臨水蓼莪。繞池荇藻。頗有南畝喚耕。北邱叱犢之致。小溪之陽。有修樹數十。葉至繁茂。不待風動。葉葉自能作聲。諷諷與泉水相應。令人如讀歐陽子秋聲賦。余歷覽全園。雖金暉碧映。而適然可親者。無踰於此。惜非張茂先。竟不能名此異卉也。

後園聞毀於火。余初疑卽圓明舊址。據導者言。則圓明舊址在後園外。榛莽益甚。然比近未聞有圓明而外。罹於劫灰之宮苑。或者園非圓明。同遭曩日之劫火者乎。

園中石刻。西后手筆爲最多。乾隆次之。萬壽山巔之碑。亦其手撰。而他如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亦間有題咏。然富貴中童駿之主。何能悉嫺詞翰。習聞曩日多有捉刀於一二詞臣者。則宜乎硃文鐵勒之御寶。多於敗麓殘箋矣。頤和園外。舊有各部辦事處。華麗整潔。以外務部爲最。當日西后居園中。各部尙侍。例隨蹕至此。入值之外。雖居私第之時多。而隨扈門面。不可不設。但粉飾太平四字。爲前清君臣所優爲。名園歌舞。曾陪華黼於丹墀。春殿瓊筵。時頒御厨於戚里。而政治之諮詢。則直元之又元者。

海淀毗近頤和園。酒家有蓮花白一種。實爲十餘年酒腸得意之作。味醱而腴。

直可瓦礫視玫瑰葡萄諸釀。嘗沽一樽於車中。引吭酣然。輪蹄尚未至頤和園。已傾一瓶許。饒酒之癖。行足自笑。而普天下酒人。幸而至海澱。實不可不繫楫以隨者。

京人忌罵。輿夫走卒之酬對。亦絕少。江南惡口頭。而尤惡辱及祖宗父母之謾辭。苟有犯者。立攘臂與鬥。甚且白刃相加。決諸生死。京東諸郡縣如之。殆亦燕趙烈士之遺風歟。嘗見兩御者。轂相擊於道。其一偶施惡口吻。立解控令車中人他適。奮搏不已。然此風獨鍾於市野間。彼高冠華蓋之倫。雖日唾其面。亦鮮有自省羞惡者。此屠狗之交。所以為古人雋思不忘者乎。

詞曲中率常用一您字。如相思已是不能聞。又那有工夫恨您。都讀如你。其實您字應讀納應切。京語用之以稱所敬愛者。今漸攙入市井語中。因所加於人者異。意義亦漸變。余甚願存此風流雋永之意義。為詞章家煊染筆墨之材也。

虞 初 志 補



金台館爲小德張資本所設。爲清吏運動機關。駿骨不來。豺狼當道。顧念名義。可堪悲歎。

與程月貞離婚之張靜軒。卽前述之唐監。（友人沈龍聖語余如是）庚子之變。西后光緒倉卒奔秦。官禁弛解。張悉檢珍器以出。值數百萬。後后與光緒歸。廉得其狀。大怒。欲置之重典。張以所得珍器。遍賄內外。乃免。故今歲兵變。東安市場被毀。各鋪倉卒運遷。集賢球房在市場之尾。張度遷亦無幸。慨然曰。此身幸免於刑。失尺寸地。復何惜焉。竟不果遷。而火亦弗及。

舊時宮人。清亡以後。流落人間。多有淪爲倡家女者。但自諱甚深。非若八大胡同大張旗鼓者。比故最忌問姓氏。間有自述身世者。則感今念昔。不啻天寶宮人。談開元遺事。余詩云。自言歌舞胭脂巷。不及琳琅天子家。蓋有所見而云然。崇文門街華東飯店中。多宮中珍物。聞庚子時爲日人所携出者。華東固日人

業說或可信。其第六室中有漆鼎二。高三尺許。績藻絕精。舉之輕若紙製。較曼殊贈余之日本古漆盃尤堅緻。（曼殊贈余之盃。黝表銀裏。內績茶花一金葉紅蕊。灼然姣艷。曼云是日本前代物。今市肆中無復有此佳製。）又八音匣一。巨大無匹。金色雙龍。啣珠匣蓋。洵異製也。

京內國恥紀念。爲巍然高峙於崇文門街之克林德碑。交民巷之大鐵門。星期日之車路取締。城上祇許西人涉足之特例。皆屬觸目傷心之事。惟有一事。差強人意。則北人伉爽。較滬上略少西崽性質耳。

馬神廟之大學。舊爲大公主府。公主爲乾隆愛女。故旁宮營建。俾親昕夕。梳粧樓上。金碧交映。凡七室。近花繞廊。遠山送黛。自宜爲玉人之居。今改爲藏書樓。計十餘萬卷。圖書集成而外。零編殘帙。歷落藏皮。彼司其事者。並經史子集之普通類別。亦不能識。可慨已。

京中婦人再醮之風。甚於南方。再醮時居然儀仗。奕耀鼓吹登堂。惟例不得日間迎娶。故中夜戌亥之交。遙聞樂作。則羣相告曰。某家婦作新嫁娘矣。傳聞此例。始於滿俗。漢族習之。遂成定例。讀吳梅邨大禮恭逢太后婚之詞。應知作俑者之爲大貴人矣。

萬牲園卽珊貝子園。人稱三貝子園者。誤。吾友浦醒華居園中者。日餘。有意難忘一闋云。天錦初裁。是五雲機上。仙子描來。青娥偷藥怨。玉杵搗霜才。花薄命。月成胎。簫管正瓊臺。知甚處。簾櫳風起。環珮魂回。倚闌人興豪。哉有楊枝艷曲。荷葉新杯。蟾光溶寶霧。蛾影剔殘灰。新舊恨。夢爲媒。往事未堪哀。聽十里。蘊花塘外。聲走輕雷。

清室祀祖宗之宇曰堂子。嘯亭雜錄記之甚詳。在吳人聞此名辭。頗可發噱。以一代祀典尊嚴之區。與江南歌伎樂倡爭此二字。亦一曲巷佳話。京師有東堂

子西堂子二胡同。宜卽依義於此。

陶然亭一名黑窰廠。又名江亭。在宣武門外。去寓所僅數百步。斜陽啣山時。時一登眺。蘆荻釀秋。烟雲向晚。清曠殊甚。壁間題咏。絕少佳什。惟閩中林秋葉買坡塘一闕。慷慨悲抗。爲此亭生色不少。亭北爲香塚。或云某閩女埋玉處。有石碑。一銘云。浩浩愁。茫茫劫。鬱鬱孤墳。中有碧血。血亦有時盡。碧亦有時滅。此恨綿綿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旁爲鸚鵡塚。亦有碑一。銘文已不能悉憶。鸚鵡爲粵產。皎然雪白。後爲狸奴搏殺。其主人哀其死而葬此。嗟乎。以海南名羽。得一知己。便銘千古。而英俊義俠之士。侘傺無偶。泯然以沒者。又幾人哉。大清門外之前門。前清時。非帝后出入不關。有執青烏術者言。此門一關。必生兵燹。今歲凡關二次。一爲臨時政府代表汪蔡諸君之入京。一爲孫中山先生之入京。然第一次關。而京津兵變。第二次關。而通州兵又變。不虞之事。每假術士以

曲證亦異事也

虞 初 志 補

東安市場後有一扁食店。非稔者不能入。內凡精室三。壁間絹帙。都非人間所易置。且衣香鬢影。時蹀躞窗外。笑語可接。云是曩日怡王府中下堂妾所設。文君當爐。風流過之。而才人淪落之感。則此尤難堪矣。琉璃廠某書買。有宋板禮記一。計四冊。卷首有趙千里畫讀書像一。後爲明代洛中陳氏所得。亦效千里畫。已像於後。今書買索價五千金。袁克定君擬以三千金購之。該買尙執前價未允。曩日潘芝軒諸書迷之餘韻。不謂至今尙存。

采萃別墅在紅羅廠。爲良弼別墅。精舍畫棟。殊似時下新築。京中屋制。殊於南中。一院一隔。三明兩暗。已爲仕宦之居。院中花砌兩行。屏風一角。幾於千家一律。惟采萃別墅則遊廊疎簾。不啻江南制作。今爲陸軍學會編輯部。北地婦女。多殺氣。醜劣可憎者。無論矣。卽值嬌好。亦不過如小說家言花碧蓮。

鮑金蓮而止。求婀娜輕倩若飛燕合德者。實可謂絕無僅有。但天鍾精露。本無軒輊。今舉其修飾之徒。增厭惡者。一脂太紅。二黛太黑。三髻太高。四衣太寬。五腰太硬。有斯五事。已足生西子蒙不潔之慨。况更益以一尺脚圍。三尺耳環之殊飾乎。

東華門內之纓帽。尙爲居人常飾。驅車過之。觸目卽是。蓋居於是者。旗人爲多。而橫髻一尺。黃色半肩之服飾。亦時與粲然腥紅之帽。纓輝映道左。旗女喜眩粧。尤勝於漢族。室如懸磬。出必綾羅。余嘗戲謂旗女寧忍腹饑。不可面黃。蓋脂粉之需。殊急於米鹽也。

自前門入。沿禁城而行。路政之不修。實甲於都中。禁城牆爲紅色。磚厚二寸許。縱尺許。橫六寸許。上覆黃色甃瓦。牆內殿閣之脊。時可望見。而禁城之麓。環而居者。皆繩戶甕牖之民。咫尺之間。尙隔聰明。况中原萬里。山遙水遙。民間疾苦。



宜乎其不聞矣。西山在西直門外。頤和園卽在其麓。山上有溫泉。醴泉泉水清  
腴。昔供尙方。以之煑茗。不啻金山下銅杓鐵綆中物。故京中亦以第一泉名之。  
山多佳築。夕陽春風。時入詩人箋墨間。山下西廈駢接。爲禁衛軍營房。故頤和  
園。近亦爲禁衛軍所管鑰。余儕之入頤和園。其管帶閩人忠君實導之。

八大胡同者。陝西巷韓家潭。大李紗帽。小李紗帽。石頭胭脂等八胡同也。曩在  
南中。聞人述八大胡同。同意必崇樓華路。如海上福州諸路。孰意其逼仄屈曲。乃  
大非余意中之八大胡同哉。

韓家潭中。頗多吳伎。大名鼎鼎之棲鳳園主。亦居於此。在幽燕間。自是足矜絕  
艷。置諸金昌山塘側。庸庸無足稱矣。

京中胡同名。有極雅者。有極穢者。手帕胭脂等。自是香艷絕倫。而爛面豬血煤  
渣。諸名稱。實令人口吻不耐。

南味齋之酒。杏花村之魚。江南春之鼈。丞相胡同口之燒鴨。皆擅勝一時。而林家鹹瓜。尤在世俗鹹酸以外。

男女合演之習。於京爲盛。文明廣德諸園。皆雜聘女伶。孫一清金翠英輩。聲譽藉甚。孫貌頗艷。唱亦清脆可喜。故京中女伶。數孫第一。近日廣德樓之活劇。孫亦起釁之一。劇場聲價。於此可知矣。

京師無文章。封禪雄才。旣寄懷於阿諛。長門賦藻。亦托興於買貧。其他前清翰詹之遺。則應制八韻。足策一篇。尤汨沒性靈不少。惟江叔海伍崇仁輩。尙存文士門面。頗能留意於古學。至於時下新人物。則尤鮮有此志者。

圖書館在十刹海。主之者卽江叔海。四庫館所有。現均移至圖書館。有唐經三千卷。爲明代雁宕僧某所手鈔。彌可寶貴。但余謂旣爲京師圖書館。不應僅比於海內藏書家之惟古是寶。當遍羅中外應用各科學書。以建閱規。

余於九月十日入京。十月二十二日出京。歌殘水調。偶來花萼樓頭。紅到劫灰。不啻靈光殿畔矣。是爲記。

### 附書壬子宮駝記後

葉楚傖

玉帛開關動客師。一時漢上盡諸姬。千官春殿新朝禮。萬壽桐棺故主尸。入洛才人能感舊。過江天子是痴兒。風流十代無遺愛。誰解西台痛哭詩。

### 書朱醫鼻

陸長春

朱醫鼻不知何許人。康熙時居南潯之石澗。授徒自給。徒有戴纓帽者拒弗納。有識之者曰。朱爲明之宗室。鼎革後嘗舉義旗。敗兵箭傷其鼻。療治得不死。而鼻遂醫。與吳翁聲庵爲莫逆交。常至翁家。遇酒則飲。食則食。無少讓。或設席邀之。則堅辭弗至也。嘗自請作劇。以竹箸數十縱橫几上。呼鼠。鼠卽至。納諸箸中。鼠盤旋跳躍。不能出。啓一箸。則鼠竄去。謂翁曰。此卽武侯八陣圖也。又剪紅紙

作金魚投水中。魚游泳如生。撈視之。則仍紅紙。翁嘗苦暑。夜多蟲。朱剪紙人粘壁上。蟲攢聚之。又患多鼠。命取空罈。書符於上。鼠羣集其中。徹夜無所擾。其他戲術類如此。屢爲翁選吉日。逆料是日之晴雨。無不神驗。翁或以銀餽之。則預書一紙示翁曰。某月某日。某人餽銀若干。毫忽不爽。客至。或兩人或三人。朱親自責茗。茗碗或浮於客數。必有客後至。人服其先知。里胥來索漕銀。朱曰。銀已繳。胥請視官票。朱入內。久之。持票出。則墨痕猶濕。人又知其有縮地術矣。時或他適。不扃其扉。有僮兒入室。見千門萬戶。終不得出。朱至始釋之。歿前數月。自擇葬地。棺衾皆預備。謂翁曰。吾某日當死。以後事累君。至期無疾而逝。舉其棺甚輕。翁爲治葬事焉。後數年。翁有姪賈於閩中。遇朱於途。問翁安否。并道繾綣。姪歸述諸翁。翁始悟朱之死。蓋尸解云。

東三省之戰。日本以重兵扼旅順。我國工商被圍中者數萬人。皆求歸不得。南方有力者。乃議以舟往援之。法自旅順載之至牛莊。不取資。後以虛舟返載。續出者。某舟載客數百人。方將啓旋。忽有三客至。其一年三十餘。狀貌甚偉。衣冠亦華好。餘二人則僕也。行李甚多。巨箱三四支。皆二人荷之。不能勝。既登舟。就艙中設衾被。出烟具匣中。臥吸之。惟聞燒烟支支然。吸烟呼呼然。取簽悉然。投槍橐然。終日如是。不言亦不笑。而二僕則伺之維謹。衆以其不似避難來者。甚疑之。海行一日。見自後來二巨舟。揚帆疾駛。轉瞬出其前。突轉舵迎回。艙中各出數十人。皆壯大如牛。人手一鎗。指難舟命止駛。不則衆鎗且齊發。舟子知遇盜。皆奔避艙底。數十人超越而登。牽諸客出。一一搜其行囊。凡稍貴重可易錢者。皆攜之去。衆戰栗相視。不敢出聲。唯後來之客。泰焉臥。盜亦無有犯其一物者。既而此客徐起。語羣盜。若輩皆自圍中來。須許有所携。將以之供舟車資。

盡攫之出。不將使若輩客死耶。盜努目曰。何與汝事。吾儕飄流海上。救死猶不暇。尙暇具婆子心腸耶。趣護爾裝。吾儕青睞汝。都不相犯。他勿復問也。客太息就臥。吸烟如故。羣盜搜取既盡。呼嘯過舟。揚帆遂去。衆客資斧盡喪。皆失聲哭。有欲自投於海者。客忽起謂諸客曰。徒悲何益。公等試各舉所失。列數於紙。吾當爲付有司。求其追捕。於是衆客譁然互約。計其銀物。使能書者錄爲一紙。計凡七千餘金。以授客。客閱之。微笑曰。祇此數耶。奴輩眼孔殊淺。回首命二僕啓其巨箱。所儲皆阿堵物也。呼各客。一一如所列。分償之。迄揮手令散去。衆出不意。環繞羅拜。願得姓氏。歸作香花供養。客拱手曰。浮萍春水。無意遭逢。我非慈善家。特哀諸君困苦。偶動一念耳。豈爲傳揚計哉。諸君休矣。言已。頽然就臥。吸烟聲作矣。去牛莊百里外。有小艇來。艤舟。二僕見之以告。客遂移行李如艇中。一躍過艇。解纜釋去。衆客歡呼送之。但聞款乃一聲。搖入水天深處。瞬息不可



復見矣。鄉有孫四者。業成衣旅順。親自圍中來。受其資助。爲吾友鄔俊卿歷歷言之。猶詫然於客之蹤跡詭密也。

吉樂曰。是盜而俠者也。往者先長兄自濟南試返。途次滄州。夜泊大漁村。遇劫盜。旣登舟。遍搜旅篋。最後一短者。侏儒操山東土語。來搜枕箱。見先嚴行卷。驚曰。險誤好人。時一蠢者尙未曉然。猶以一刀背擊吾兄。短者目豎曰。蠢者立跪。面無人色。兄爲之祈情。蓋歎爲盜中一口號耳。孰謂羣盜中盡莠類。或鋌而走險然也。然而有異。

### 書喬二秀事

湯用中

溫縣喬三秀。以拳勇名。善縱跳。捷如猿猱。袖箭三十步內。無虛發。受陝客聘。護送三十萬金赴西安。行至臨潼日。未晡。遇一媪。率垂髻女郎。青紗蒙面。跨雙衛至。喬頗佻健。疾馳迎之。將揭其障面。女一足起。喬離鞍。仰跌三丈外。方欲騰起。

與角而媪已舍騎突至。踏以足如山壓。曰：老娘洗手三十年，不犯行客。何處齷齪男子，敢白晝戲人婦女？觀汝技藝，不屑飽老拳。當使少受磨折，乃於腰間解一縑，縛喬掛樹杪。俄女郎引數十騎，盡縛其從人，驅車入林去。喬視絲縑，粗不逾指，運力斷之，極掙不能脫。日將落，有行人過，始得解。既失重資，衣裝並盡，嗒然若喪，擬赴省尋其親舊。行未二日，抵一村，有大莊院，詢之爲巨紳宅。念乘夜往劫，可少潤行囊，漏三下，聳身入，歷廣廈數重，後至一樓，燈光四射，一髯丈夫與中年婦人方對飲，壁上懸弓刀數事，喬忖不如先發制之。隔窗向髯，袖發一箭，髯接置几，飲如故，再發，擬婦。婦以兩箸夾之，視髯微笑。喬知有異，度不能脫，乃破窗入，長跪請死。髯問何人，喬以姓名對，問居何里，曰：溫縣。問何師，曰：王征南。髯駭然曰：吾與汝同師，識甘鳳池否？曰：向與同師，且親串也。拉之同坐，問何落拓至此。喬緬述遇媪狀，曰：此非妄取人財者，僕與有葭莩親，當作函爲君緩。

頰。遂於案間取紙筆。作書留飲畢。取一小尖角旗。并銀一封。付喬。麾之出。喬至失銀處。方欲訪媪所在。道旁一叟問曰。客得勿喬姓。曰是也。叟喜曰。待君久矣。偕行至一巨宅。叟引入廳事。階下曰。止。此白郡君來。須臾婢僕數十人。擁一人至。媪也。喬再拜出。髻書媪曰。寒家尙可溫飽。豈利人財。向怒君無禮。原金具在也。命叟列筵款客。天未明。叟來促喬同行。所經皆重山疊嶂。數日至原處。則僕從車馬。并原金已先在焉。叟始辭去。

南邨曰。媪果何如人哉。髻又何如人哉。深山大澤有龍蛇。掩卷輒深遐想。

### 黃巖觀瀑記

張遠

予淹星渚。凡七閱月。聞黃巖望瀑之奇。每欲往而中止。旱久而泉縮。故也。茲春忽雨。經兩晝夜。登樓遠望。勃勃如狂。於是遊始決。是日也。天微陰。尙有以雨爲言者。予不聽。出小西門。緣湖行。至章水橋。望文殊塔如明星。瀑如玉尺。介積翠

間。蜿蜒而動。且仰且行。觸石幾仆。不五里至錦屏鋪。渡澗抵開先寺。向僧假松枝作杖。從寺前小徑南向。溯溪聲而上。瀑忽隱不見。塔見漸大。路險甚。累足而行。里許。如仰視塔亦不見。見香鑪峯。又里許。有石斜出。可坐數人。少憩石上。塔忽見。彷彿一白鶴引吭而立。過此則徑愈仄。峯愈近。又三四里。夾路皆杜鵑花。爛漫五色。峯塔俱隱。正夷猶倚仗。不覺花塢間飛瀑如練矣。時喜甚。無暇入寺。隨穿花徑登塔。塔峙孤峯。下臨無際。與瀑相對。於是踞坐石上。平臨瀑布。約百餘丈。十有二疊。噴薄澎湃。殊覺動人。獨疑李太白銀河落九天之句。未免太諛耳。徘徊久之。不忍遽去。俄而白雲擁至。羣峯皆失。乃返舊路。逶迤數十步。入黃巖寺。復渡澗抵空生閣。閣居雙劍峯之上。下臨無際。瀑布之源出焉。上人犀照獨居之。上人謂余曰。吾自西林抵此數年。登者惟兩人。君其一也。不宜遽返。因宿閣上。談竟夕焉。是夜雨如注。凌晨開窗。萬壑雲埋。泉漫山徑。余欲借芒鞋踏

雲而下。上人不可爲詩。見留須臾。忽霽。隨同上入。再往觀瀑。天崩雷殷。射以日光。結成五彩。如虹下飲。如龍奮飛。千變萬化。眞天下奇觀。始信青蓮之句爲不虛。相與歎羨。欲賦詩而不能也。已而日斜林表。乃取舊徑返。開先納杖山僧而還。

### 趙孝子傳

曾衍東

趙江商邱人。性方執而慈善。讀書不求仕進。常見貧者。旬子輒與一錢。卽百旬與百文。亦不吝。外此鹽米自供。皆謹細。因是多蓄。妻李氏賢其美。有二妾。李氏生二子。二妾各生一子。陶陶遂遂。鄉隣稱之。後李氏又生一子。媿之夕室有異香。落草後一足短爲跛。週歲又壞一目。江惡之。以爲不祥。欲棄之榛莽中。其母不可。因名曰榛。會當旱魃爲災。連歲不登。荒脊流亡者十室九空。趙幸溫飽。賴以存。至夏疫行。一村傳染。李氏病。繼而兩妾并諸子。下暨僕婢牛馬無一不冠。

瘠枕藉乎其間。時榛已七歲。江與榛獨無病。而藥爐鼎沸。巫醫相望。旬日之間。妻喪妾死。子殤畜斃。江雖殷實。罹此百凶。亦不能支。抑且弔問皆絕。榛又幼孤。有殘疾。江於此時呼天慘地。撫境捶胸。自問生平固無大善。亦無大惡。何降禍之烈。一至此極。每每憤不欲生。既而幡然有遷引之志。乃束資欲發。榛牽其衣曰。阿爹去兒焉往。江曰。去去當復回。榛曰。行行恐別離。泣不已。江誑之。絕裾以去。出門惘惘不知所向。斯時巷無居人。僵屍在室。榛以巾兜土掩其母。兄反閤其戶。竟出渡河奔外氏家。畜養焉。閱月。其外氏携榛返舍。門庭扁如故。自窗櫺視內床。上皆土壘如邱。問榛。榛泣告。外氏憐之。遂爲之營葬。經理家事。僕婢亦漸漸歸。外氏乃與延師。年十三入庠。以家務棄舉業。而恆產十倍於前。十六畢姻。十八育一男。踰年謂其妻曰。死者已矣。生者曷歸。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不過此倫。常此彘教。吾父棄家避難。亦越於今。蓋十有二年。其杖履如故乎。音容



如故乎。未嘗一刻去諸心。今我有子而我無父。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我將不容於世矣。乃治任誓以不見父不返。其妻及外氏戚黨勸之不聽。因餞於野亭。家人送之。皆白衣冠。榛乃一肩行李。彳亍伶仃。飄然南下。以南方多佳山水。意其父或隱於僧。至維揚登金焦之山。訪吳淞諸名勝。探禹穴上九嶷。入閩嶠而跨粵峒。凡有茅庵卓錫之地。莫不遍訪周諮。星霜寒暑三易而迄無消耗。既而行資告匱。乃背書其尋親之由。招搖於市乞食。籃縷夜宿破廟敗堵間。人見之皆以爲假乞憐而給人者。用是行益困。一日暮至贛江。將趁渡舟。人以爲丐不與濟。其舟至中流風起而覆。人盡溺。榛望而喟然曰。天不死我。我必見父生還也。其志愈堅。又三年而西。自蜀黔入滇。古云蜀道青天。而滇黔更難於蜀道。復出鐵關。達野人居。其地產生銀寶石。榛得之返售于都市。稍壯行色。如是由西欲出漢中。度陰棧。天晦霧。徑滑墜懸崖下。了無損傷。尋樵路出。乃至太原。當大

雪。榛凍餒行僵臥。忽見一人峨冠朱紱。輿馬甚都。指曰。此吾孫也。從人急救之。至一解冠者撫之曰。兒尋爾父。當出口不在此。會不遠矣。一丸納榛吞之。甦起身便不寒。亦不饑。且暢支體。可數日不食。乃踰燕都出居庸。又東至遼陽關東。豐腴地。人物蕃阜。無殍丐。粟爛鷄黃。且多豫人爲賈。詢厥由來。命曰。吾鄉人可屈指。獨無趙姓。當他處覓耗。榛終以神語爲異。遲徊不能去。忽一日。見一翁年七旬內。白鬚行甚駛。遇榛輒投數鏹而去。榛甫欲問。而翁已遠。榛急追之。三里許。至一籬落柴門。翁卽入。榛聞內書聲朗朗。少頃。翁出見榛曰。適遇諸塗。今又過門耶。榛曰。聞長者口音似豫人。敢以一事動問。此地未審有河南趙姓僑寓者否。翁異之。又見其躡曰。爾榛兒耶。榛聞聲一號氣噎欲絕。江亦泣曰。吾以汝爲死矣。是吾之過也。掖之入內。少息。哭訴顛末十五年。浮萍浪跡。海角天涯。靡所不到。江解顏曰。吾自離鄉井別故土。便欲南轅。聞其地淺瀆浮侈。俗不長厚。

因轉念而北。然雖餘生放廢。終不肯以清獻世裔。甘心黃冠緇流。亂我儒風之素守。瀋陽敦龐之所。食裕人和。作童蒙館。教小兒識字。鄉俗與河南頗異。每晨來學以一錢識一字。十字十錢。百字百錢。日可青蚨數百。二十餘年。餽粥于斯。計所積可千金。旋問榛家計。則對以十倍從前。乃勸其父歸。父許之。先是江翁不言。豫人又諱其姓。號天水江先生。人咸以爲江也。今始知之。其居停梓里。爭相延譽。爲之贖餞甚衆。一月而行旌甫動。抵家十里許。其家人已候於道。問其何以預知。家人云。十日前村中同夢多人云。朔越某日趙孝子迎其父歸。前夜舊塋上有慈烏千百集楊樹巔。是時其孫趙環已成。人將婚。鄉黨艷其事。數百里皆來觀云。趙榛不惟眇瞽。且又黝縮。獨能擔荷大任。立身修行。爲第一流人。斯亦奇矣。嘻。寧殘其形而不殘其性乎。將不全于人而獨全于天乎。曾生寓曹南。隣其地。戚其事。不傳。求其鄉之父老津津道之者。以書銘曰。眇能視。跛能履。

不盲于心而不墜于行止視履考祥純孝之子。

按孝子有萬里尋親錄實紀其太翁卒于滇孝子負骸以歸與此傳小異。

### 劉淑英傳

汪琬

劉淑英。江西廬陵人。故忠烈劉公鐸女也。忠烈死璫禍。淑英年七歲。母蕭恭人。陳忠烈遺書教之。旁及禪學劍術。孫吳兵法。莫不精曉。歸同邑王藹。十八而寡。李自成陷京師。帝后殉社稷。淑英聞變痛哭曰。先忠烈與王氏皆世祿。吾恨非男子。然獨不能殲此渠兇。以報國仇耶。散家財募士卒得千人。并其童僕。悉以司馬法部署。指揮成一旅。然孤軍寡援。自念當寇。徒死無益。順治三年丙戌。楚將趙先璧駐永新。聞淑英名請謁。淑英欲資爲助。則大喜。開闕見之。流涕爲言。指陳大義。諸軍聞之。無不變色卻立者。日日過先璧營報禮。周視營壘。閱步伐。出千金犒之。佐以牛酒。一軍盡歡。然先璧心持兩端。卒不敢赴敵。且欲納淑英。

爲配。淑英大怒。卽筵間拔劍將斬先璧。先璧環柱走。一軍皆驚。盡甲。淑英叱曰。若曹何怯吾一女子耳。安事甲。口占詩曰。銷磨鐵膽甘吞劍。抉卻雙瞳欲掛門。大書於壁。從容北向拜曰。妾將從先國母周皇后在天左右。先璧悔且懼。率麾下叩頭請死。淑英曰。婦言不出於閫。吾爲國難。以至於此。事之不濟。天也將軍好爲之。跨馬去。盡散其所募士。使歸田里。關一小菴曰蓮舫。迎其母歸。養誦佛以終身焉。

南邨曰。明季多奇女子。淑英其一也。觀其拔劍當筵。一軍氣奪。抑何雄哉。

### 南渡二疑案

錢秉鐙

甲申年。南渡立國。十二月有僧大悲。蹤跡頗異。至石城門。爲邏者所執。下錦衣衛獄。詔府部科道同法司會審。據供稱先帝時封齊王。又云吳王。以崇禎十五年渡江。又言見過潞王。其語似癡似狂。詞連申紹芳。錢謙益等。於是阮大鍼楊

維垣等。令張孫振窮治之。欲借此以興大獄。羅織清流。遂造爲十八羅漢。五十  
三參之名。如徐石麒。徐汧。陳子龍。祁彪佳等。皆將不免。東林復社。計一網盡之。  
孫振審詞有云。大悲本是神棍。故作瘋癲。主使實繁有徒。陰提線索。又云。豈是  
黎邱之鬼。或爲專諸之雄。語多挑激。上怒。上意不欲深究。御史高允茲疏言。大  
悲狀類瘋癲。語同夢囈。先帝絕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諸王亦豈有十五年過  
鎮江之理。且親藩貴重。寺人驕蹇。招內路王。下位迎接。李承奉叩首陪坐。正不  
知有此風影否。至如申紹芳。錢謙益。現任宮詹卿貳。敢有異圖。且此何等事。而  
議之孔聖廟耶。謙益紹芳各具疏辯。馬士英亦不欲窮其事。遂以弘光元年三  
月。棄大悲於市。是時方有北來太子一案。眞僞莫辨。而又有僞妃童氏之事。命  
內臣屈尙忠。錦衣衛馮可宗。嚴加鞫問。童氏初自河南至。云爲上元妃。廣昌伯  
劉良佐。令妻子迎候。詢其始末。言之鑿鑿有據。良佐奉之如后。以儀衛送至都。



下。上不納。下鎮撫拷問。據招係周王妃。誤聞周王爲帝。故謬認耳。上初封德昌王。娶黃氏。早薨。繼李氏。再繼董氏。封王妃。生子不育。洛陽陷。逃民間。與王相失。太妃及妃。各依人自活。太妃之南也。巡按御史陳潛夫。奏妃故在上。不問。至是自詣巡撫。越其杰所。具陳本末。劉良佐以聞。上大愠。既至。下諸獄。馬可宗奏其病。命善視之。童氏在獄。細書入宮月日。及相離情事甚悉。云以某月日。城陷。爭出。宮妾具饌。奉帕裹上頭。踰牆而逃。求可宗爲之轉達。上棄云弗視。命屈尙忠加酷刑。氏號呼詛詈。尋瘐死獄中。或云在獄未死。南都陷不知所終。有言童氏周府宮人。逃亂至尉氏縣。遇上旅邸相依。生一子。已六歲。京師陷。上南奔。各不相顧。氏遂委身民間。馬士英勸上迎童氏入宮。密諭河南撫按。迎致皇子。以慰臣民之望。以消奸宄之心。上不聽。劉良佐奏童氏實非假冒。彝倫所係。懇賜曲全。上諭童氏妖婦。冒朕結髮。朕初爲郡王。有何東西二宮。據供係熙寧王宮人。尙未悉其真僞。

朕宮闈風化所係。豈容妖婦闖入。法司卽示情節。以息羣疑。覽上諭未嘗斥其假冒。但言冒朕結髮耳。則爲繼妃童氏無疑。豈上惡其失身。遂棄如敝屣耶。士英據外訛傳。謂逆旅生子。業已六歲。勸上迎致。此語大妄。洛陽以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陷。距今甲申。纔四年耳。安得有六歲子哉。宜上不聽也。至於大悲蹤跡始終不明。卽高御史疏詳之。句句是駁。亦句句是據。疑稱狀類癡瘋。言同夢囈。旣入獄受當事意旨。不得不托癡瘋。其招詞必有駭聽之語。當事不得不加以夢囈。先帝無十二年封齊王之事。信矣。然張孫振稱大悲本係神棍。主使有人。則皆係朝臣。豈能不諳典制。而令妄言自呈敗漏。以取誅夷耶。若云諸王無十五年過鎮江之理。自流寇蹂躪。中原被陷。各藩諸王不及奏請。而南奔者多矣。賊以十四年正月陷洛陽。卽移兵攻汴。河北路阻。中州諸宗侯。大抵流寓淮泗間。且今上旣可以渡淮而南。諸王獨不可以渡江而南耶。至云潞王下位迎

接承奉叩首陪坐。正不知有此風影否。潞王近在杭州。承奉一召卽至。風影有無。眞妄立辨。况潞王方憂讒畏譏。詎敢異同。何以付之默然不問。但坐以瘋癲。急誅之以安反側耶。事干反側。詞連東林。阮大鍼楊維垣。業欲借之以興大獄。張孫振方圖百計鍛鍊。豈紹芳謙益一辯疏可免。馬士英何所畏憚。勸令中止。上意復何所顧惜。不欲深究。其中顛末。恐士英未免竊疑。大鍼維垣輩。固不能知也。初福世子歿。德昌郡王以序當立。士英撫鳳時。有以居民藏王印首者。取視則福王印也。詢其人云。有負博進者。持以資錢。士英因物色之上。與士英初不相識。但據王印所在。以爲世子。甲申國變後。遂擁戴正位。以邀爰立之功。大悲者。或云徽人。或云齊庶宗。有或見諸蘇門某橋傍者。自中原寇亂。諸藩流離南來。改名姓乞活者。不可勝紀。到留都與齊宗室序行輩者。往往有之。今爲齊庶宗。又誣爲妄稱齊王。豈卽以此耶。問會審時。以帕蒙其頭。人不得見。所供語

秘密無人聞知。有言其供稱曾封郡王。未嘗言封齊王也。若但以郡王叩閣乞封。豈繫非分。何至斥之爲妖僧。致之於死。御史謂其語似夢囈。則必有深犯忌諱。不可以上聞者。士英不肯窮治。或止知德昌之當爲世子。猶未能實信上之果爲德昌也。上不欲深究。亦有自知之明耶。當時但使童氏得遇大悲。其事卽明矣。童氏但知德昌卽位。以故妃詣闕求見。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者之德昌也。大悲但知福王世子應屬德昌。而不知今上之業已爲德昌也。童氏旣已下獄加刑。自言失身之婦。無敢復生。非望上偶聖躬。但求一覩天顏。訴述情事。歸死掖庭。夫童氏陳情愈切。則天顏愈遠。何不求太后召入永巷而訊之也。豈不惟上不可見。太后亦有不可見者耶。童氏旣不容見。則大悲之死。固其所矣。北來太子一案。當時藩鎮督撫。皆有疏力爭。上雖曉諭再三。至今人不見信。少年初至留都時。馬士英亦未敢決以爲僞。但設疑三端。以迎合上意。而首斥其

僞者。王鐸也。鐸不過效顰雋不疑。以自附通經足用者耳。至於方拱乾辨認。面質其僞。反滋人疑。拱乾是時方以北來。挂名從逆之案。待命吳門。一日召之入都。許爲湔雪。還其原官。有能不奉馬阮之意旨者乎。東宮出閣。去弘光元年無幾時。豈有少年於衆中望見拱乾。卽指彼髯者。呼爲方先生。而東宮面貌言動。拱乾反不識耶。其真與僞。一見立辨。果僞耶。卽宜叱下。如雋不疑之叱收僞衛太子。豈不直捷。乃漫不置一語。願以講讀時瑣事爲問。凡問答十數條。曾無一語偶合。斯以異矣。蓋當時東宮講官。止拱乾一人在列。旁更無一人爲之佐證。卽少年所答盡是。拱乾盡以爲非。誰從質耶。蓋諸奸熟商之。以無憑無證之事。坐之以僞。使無從申辯也。及再審時。置禁城圖於前。指宮殿名目。及帝后所御居。無一差謬。聞有應天推官與訊。出語人曰。卽非真。亦深諳大內事者。士英初請令大璫盧大德及舊東宮內臣。於城外僻處。以先帝併永定二王庚甲及宮

庭制度詰之。如假冒。必不能悉。今既皆悉矣。翰問計窮。楊維垣乃颺言於朝云。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貌類太子。固悉宮中事。馬士英遂以其言入奏。從此遂稱爲王之明。前屢審時。何未聞稱是語也。江督袁繼咸疏言。王昺原係富族。高陽未聞屠害。豈無父兄羣從。何事隻身流轉到南。楚撫何騰蛟亦疏言。王昺姪孫。何人舉發。內官公侯。多北來之人。何無一人確認。而泛云自供。愚謂王之明既云係駙馬姪孫。本非國戚。安得入宮。備悉大內事體。之明貌似太子。內庭諸閹。及東宮舊使。豈有不知。曾未言及。維垣以逆案廢錮十七年。一切國事不與聞。宮闈親密。何由悉知。而此說獨出維垣之口。聞維垣颺言時。亦祇係揣度之詞。何以後遂據爲定案。惟士英疏有云。聞東宮睿哲凝重。不輕言語。此人機辯。不可方物。以此致疑。固可疑耳。然凝重機辯。方拱乾所當知者。辨認時。何不以判其真僞。乃取漫無證據者以爲僞。人誰信之。北兵至。豫王命少年坐聖



安上携以北去。不知存亡。即使與聖安同死。終未嘗正其爲僞也。吾嘗謂大悲本末不可知。而決爲中州之郡主也。童氏出身不可考。而決爲德昌王之故妃也。少年之爲東宮不可信。而信其決不爲王之明也。三大疑案。漫紀諸此。以俟後之論定者。傳疑詩三首。載集中。

### 南北二太子事

凌雪

嗚呼。懷宗之太子二王。薨逝不明。於是南北皆有僞太子事。其至南都者。發自鴻臚寺少卿高夢箕。夢箕杭州人。有僕穆虎自北來。遇一穉子於逆旅。視其袞服。龍文也。大驚詰之。則曰我先帝太子也。虎因挾與俱至郊。望孝陵伏地而哭。見夢箕。語及帝后。則長號。夢箕信之。館之家。已送之浙東。而外人頗有知者。夢箕不能隱。奉於朝。上命內侍馮進朝迓之。及至紹興。二月甲申朔。至京。駐輿善寺。百官往謁。都人士喜躍。謂上未有子。且以爲嗣。上遣太監李承芳。盧九德。審

視還報。夜五鼓。移入錦衣衛掌衛事都督同知馮可宗邸舍。明日上御武英殿。命九卿以下往視。少詹事方拱乾。中允劉正宗。李景濂。前東宮講官也。太子見拱乾呼曰。方先生無恙乎。餘則不識。問以講讀何所。則以端敬殿爲文華。問習何書。則以孝經爲詩句。所答多不符。兵科給事中戴英進曰。先帝十六年冬。御中左門。親鞠吳昌時。太子侍旁憶之乎。不對。通政司楊維垣颺言曰。故駙馬都尉王昺姪孫王之明。貌似太子。曾侍東宮。家破南奔。得無是乎。於是衆雜然曰。王之明也。然未敢堅決。大學士王鐸直前叱曰。僞。送中城獄。并批訊夢箕。是時又有童氏者。自稱故妃。河南巡按御史陳潛夫具儀衛送至京。上大怒。下錦衣獄。民間譁言馬士英王鐸將殺太子以媚上。黃得功疏言先帝子。卽皇太子。乞保留以謝天子。上不得已。命養之獄中。勿加刑。劉良佐疏并言太子童氏。謂上爲羣臣所欺。將使天理滅絕。上報曰。朕於先帝無纖芥之隙。因宗社無主。從羣

臣之請。勉承重寄。豈有利天下之心。忍加毒害於其血胤。至是舉朝文武。皆先帝舊臣。誰不如卿。肯昧本心。害其胤子。朕夫妻之情。又豈羣臣所能欺蔽。但太祖之天潢。先帝之遺體。不可以異姓頑童。淆亂宗祚。宮闈風化所關。豈容妖婦闖入。國有大綱。朕不得私。卿勿妄聽妖訛。猥生疑議。因命法司將讞詞宣布中外。以釋羣疑。然而流言愈甚。左藩因之稱兵。而國已亡。上之如太平也。京城百姓破獄出太子。奉之入朝。毆王鐸於途。拔其髮且盡。三日。指太子語百官曰。此真太子也。汝等何故欲殺之。及弘光至。命坐於太子下。九月偕北。明年五月。同遇害。或曰。此本朝謀也。以之搖動人心。而南中自不悟耳。北太子事。惟錢主事以爲真。卒被禍。然既死而靈爽昭報如響。豈果真耶。夫成方逐王郎之事。古也有之。其真其僞。莫敢辨晰。獨鳳覽忠義奮發。可諒天地。啣冤以死。宜其能爲厲也。彼奸回不道者。其亦睹之而神驚骨戰也。夫次其事如左。

錢鳳覽字子瑞。山陰人。大學士象坤孫也。美姿貌。年少有奇志。以門廕授中書舍人。值東宮講讀。陞刑部主事。賊敗仍故官。懷宗之殉也。命太子走后父周奎。奎降入賊軍中。賊敗。或言挾太子二王以出。有見之蘆溝橋者。青袍乘馬。道旁人爭投菓餌者。其後不知所往。甲申冬月。復至奎家。先是懷宗手及長公主。公主以手承劍。傷臂仆地。內侍負至奎家養之。及是見太子相持而哭。奎懼禍。逐太子出。徬徨門外。邏者傳送朝堂。攝政王集廷臣辨之。皆言其詐。鳳覽慨然曰。先帝太子。吾嘗識之。此是也。可以畏死而不言乎。且死而存故主之孤。我不恨。卽上疏力明其是。越日會審於刑部。召周奎識視太子。一見呼奎。因述奎家事甚晰。奎佯不識曰。僞也。鳳覽怒厲聲叱之。唾其面。王召大學士謝陞視之。陞曰。太子齟齬。今無之。且身大聲宏。非眞也。鳳覽憤怒戟手詈陞。時長安聚觀者數萬人。內有十八人者。是鳳覽言。見鳳覽詈陞亦大噪。王乃怒曰。爾何從識太子。

但不忘故主。心可原耳。今乃廷辱大臣。爾敬故主。獨不當敬故主之臣乎。陸故宰相也。奈何辱之。立絞殺鳳覽。及十八人於市。鳳覽臨刑。語家人曰。歸語主母。多焚紙筆。我將上疏於帝。及殮。面如生。有微笑容。數日。陸晨入朝。見鳳覽於朝門。拱手呼曰。錢先生也。已仆地。七竅流血。扶至寓。卽死。太子亦斃於獄。南都聞之。贈太僕寺少卿諡忠毅。夫人王氏扶柩南還。家奴以其少。出謾語。將竊貲以逃。至山東。羣奴忽手足如攣。呼號顛越。一黠奴自縛。流血滿地。大言曰。奴欺我死。事主母無禮。某月出某語。某日作某狀。我具見之。今當先殺此奴。以儆衆。羣奴大驚。叫頭乞哀。逆旅見者皆長跪爲請。久之。乃曰。姑贖其死。送我歸。再究耳。呼夫人言曰。我得請於帝。命磔周奎矣。汝有身。本女也。帝憐我忠。易爲男。宜名曰遺忠。其後周奎家居。一日。忽驚呼曰。錢爺至。起叩頭。呼服衆。願貸死。俄而身肉寸寸裂。飛血如礫者。肉墮落。哀號數日。竟死。王夫人果生男。宗人或利其資。

謀殺孤。誘之泗水。將滅項。有丈夫掖以登岸。撫之曰。我汝父也。勿怖。將擲宗人於河。驚竄匿。病幾死。孤自是得全。夫人新建伯守仁五世孫。父葉浩。兵部尙書也。通經史。善屬文。能教其子世其家學云。長公主賜第於京城之彰儀門。用舊奄守門。於順治八年。世祖訪故駙馬山東周某。具禮下降。奩贈半公主。踰年公主薨。駙馬流落塞外西部。府亦毀矣。

凡士之仕本朝者。例不載。鳳覽盡忠。故太子。是以具其始末。順治十六年。又有金華人張縉。自稱皇四子朱慈英。至河南拓城見獲。送京師伏法。汪琬編修載其事。

傲吾曰。明社雖亡。人心未去。何以知之。於二太子之事知之。所惜阮馬諸人。爭權南中。不顧大局。至滿清得逞其淫毒。不亦大可哀哉。

思陵改葬事

凌雪



嗚呼甲申之禍。天崩地塌。傳聞烈皇帝大行。昇至東華門外。殮以柳木。覆以蓬廠。老宮監三四人坐其旁。諸臣皇皇然方投揭報名。翹足新命。梓宮咫尺。無一人往謁者。甚者揚揚得意。揮鞭疾驅。遇之曾不足當一睨者。及謁葬田貴妃墓。而職其勞者。僅一吏目趙一桂。諸生孫繁祉等。出家財供啓隧復土費。不重可哀也歟。爲附其姓名。而思陵事亦有所考云。

趙一桂者。不知其邑里。崇禎甲申三月。以省祭官署昌平州吏目。營葬思陵事竣。列其狀申州。略曰。職於三月二十五日。奉順天府僞官李檄。昌平州官吏。卽動帑銀。僱夫穿田妃壙。葬先帝及周后。四月戊午朔。賊用夫三十六名。舉先帝梓宮至州。越三日庚申。發引。翌日辛酉。下窆。時會州庫如洗。又葬日促。監葬官僞禮部主事許作梅。河南新鄉人。庚辰進士官。行人從逆。改禮部主事。束手無策。職與義士孫繁祉。劉

汝樸等十人。歛錢三百四十千。僱夫穿故妃壙。方中羨道。長十三丈五尺。廣一

丈。深三丈五尺。督工四晝夜。至四日寅時。羨道開通。始見壙宮石門。工匠以拐丁鑰匙啓門入。享殿三間。陳祭器。中設石案一。懸萬壽燈二。旁立紅紫錦綺繪幣五色具。左右列侍宮嬪。生存所用器物。襲衣奩具。皆貯以木笥。朱紅之。左旁石牀。牀上疊氍毹。五彩龍鳳衾褥龍枕。又啓中羨門內。大殿九間。其中石牀高一尺五寸。闊一丈。陳設衾褥如前殿。田妃棺槨厝其上。申時。帝后梓宮至陵。停蓆棚。陳牲醴粢盛。金銀紙幣祭品。率衆伏謁。哭盡哀。奉梓宮下。職躬領夫役。奉移田妃柩於石牀右次。奉周后梓宮石牀左。然後奉先帝梓宮居中。田妃葬於無事之日。棺槨如制。職見先帝有棺無槨。遂移田妃槨用之。梓宮前設香案祭器。職手燃萬年燈。度不滅。久之乃事畢。掩中羨門外羨門。復土與地平。初六日癸亥。又率諸人祭奠。號哭震天。移時呼集西山口居民百餘人。畚土起塚。又築塚墻。高尺有奇。本朝定鼎。攝政王遣使巡視。建陵殿三間。繚以周垣。設守陵戶。

故主陵寢不侵樵採。雖三代開國無以加矣。余讀李清南渡錄。載陳洪範北使歸。奏思陵事。其言不詳。又云。有內官黃高監視陵土。本州鄉官戶部主事孟某。及知州某襄事。野史又載襄城伯李國禎獨往送大行葬禮。今一桂所列狀中。皆無之。明其言皆妄也。襄城果送葬。何待繁祉等斂財。知州果襄事。吏目何必申狀以報哉。竊計一時斂財諸人。皆義士不敢沒。謹條繫之。孫繁禮州學生。捐錢五十千。耆民劉汝樸。錢五十千。白紳錢三十千。徐魁。錢三十千。李某。錢五十千。鄧科。錢五十千。趙永健。錢二十千。劉應元。錢二十千。楊道。錢二十千。王政行。錢二十千。合三百四十千。

當其時。明之遺臣滿朝也。而趙一桂胥吏末員。孫繁祉劉汝樸等。草莽布衣。相率斂錢營葬。奠醊號哭。令諸臣聞之。不當咋舌愧死入地哉。嗚呼。驪山之役。侈費極千古。乃工未畢而項羽發之。牧羊兒燔之。思陵雖未及備天子禮。

而遺民考妣之戴勝於羽衛焉。則仁暴之分遼絕矣。

傲吾曰。懷宗之葬。竟出趙孫諸人之手。益歎當時在朝諸臣。何無良一。至於斯極耶。彼滿人之奴視我漢人者。豈無故哉。

閩粵死事偶紀

錢秉鐙

閩粵再失。死事者不可勝紀。以吾所親知。灼見決志於死而死者。得數人焉。自瞿留守張司馬外。死閩難者。在汀州有熊緯。江右南昌人。中丙子河南解元。崇禎癸未進士。授行人。丙戌春。與予同寓贛州。每酒後哀吟先帝。涕泗橫流。輒求死。予語曰。狼暉所云。未得死所。子有死志。盍求死所乎。已到延平。以給事中扈駕至汀州。敵入城。從官逃散。緯獨衣冠趨赴闕。遇敵大罵而死。又贛州城破。死者數十人。褒卹不等。有楊文薦者。至今人無稱焉。文薦。長沙人。亦崇禎癸未進士。贛州總督萬元吉門生也。丙戌春。元吉失守吉州。退回贛。北兵隨至。署郡

事郡丞劉某聞風先遁。士大夫爭避出城。元吉爲兵民所不附。人情洶洶。文薦以兵垣監湖南。何督師軍。道出贛州。進謁元吉。慨然曰。城可守也。遂以守城自任。士民擁入城。文薦登陴。布置方略。整暇。北兵攻圍半年。時出壯士縋城下。多有斬獲。文薦體本羸。竟以勞瘁咯血。臥榻不能起。城破。執之昇往南昌。不食而死。論者以其死於南昌。不列贛州死事中。夫許遠張巡同一死耳。但少後。未有優劣也。且許遠本有守土之責。義無所辭。文薦過客也。有司棄城而出。過客入城而守。守城雖不料其必死。亦知死其所必有也。人孰肯舍其逍遙自在之生。而求萬分有一之死哉。使文薦非病不能起。城破之日。必明白慷慨烈烈以死。何則。其死固自求之。無所悔也。此二人之死。志皆素定。豈與夫逃死無地。溷爲亂兵殺者。同日語哉。死粵難者多人。其大者如相國嚴起恆。死於左江。南楊伯李元胤。追車駕不及而死。皆可紀也。起恆。山陰人。崇禎辛未進士。以部郎出守。

邇州一塵不染。遷衡水道。獻賊擾湖南。諸郡盡逃。公在永州。吏氏去盡。獨公一人端坐堂上。諭鼓吏早暮擊鼓如常。賊亦不至。城賴以全。丁亥。擢戶部侍郎。督湖南兵餉。餉不匱。上在全州。召入內閣。從上崎嶇鋒鏑。出入烟瘴者數年。不離左右。如陸贄之於德宗也。諸將雖跋扈。皆以其清廉重之。異於他相矣。自出守時。卽不携家。已至端州。蕭然獨處。食止一味。終日與故人門生。詼諧小飲。予嘗問公何恃而暇。公笑曰。更何恃哉。直辦一死耳。焉得不暇。會孫可望請封。陳邦傳陰令胡執恭入滇。矯詔封秦王。朝議不允。庚寅冬。車駕南幸。明年至南寧。可望遣其護衛張明志領鐵騎五千迎駕。徑登公舟。問封滇是秦耶。非秦耶。公正色曰。汝以迎駕來。功甚大。朝廷自有重爵。固不惜大國封。今爲此語。是挾封也。豈有天朝封爵而可挾者乎。明志語不遜。公出舟大罵。躍水而死。可望兵皆譁。從官後至者。土人爲言公死狀如此。又言公屍沈水不起。倒流三十里。至青山。



下兵去後。虎賁之出諸岸。元胤。河南人。本姓賈。李成棟養爲己子。猶稱賈相公。成棟反正。元胤以金吾提督禁旅。封南陽伯。喜與士大夫游。袁彭年。劉湘客。丁時魁。金堡。所爲五虎者。其交好也。爲人面如削瓜。有謀略果斷。斬悍將楊大甫。叛將羅成耀於坐上。聲色不動。庚嶺失守。移蹕梧州。命元胤留守端州。忠貞營劉國昌潰入粵。將向端州。元胤禦諸境外。歛兵而過。庚寅秋。廣城破。端州不守。將吏皆叛降去。元胤聞上幸江左。單騎追之。以一妾隨。中道度不能達。則殺妾已。又殺馬。將從間道奔海。爲邏所獲。至廣城。與元胤同事者皆無恙。勸其降。元胤大罵不屈以死。死時冠幘如故也。嗚呼。可謂烈矣。

### 皖髻事實

錢秉鐙

皖人阮大鍼。少有才譽。萬歷丙辰通籍。授行人。考選給事中。清流自命。同鄉左公光斗在臺中。有重望。引爲同心。其人器量褊淺。幾微得失。見於顏面。急權勢。

善矜伐。悻悻然小丈夫也。天啓四年冬。將行考察。會吏掌科缺。以次應補者。江西劉弘化。在籍有了憂信。後資無踰大鍼。大鍼亦方假回。左時已轉僉防。急招入京。大鍼既至。而當事諸公。意屬魏公大中。以察典重大。大鍼淺躁。語易泄。不足與共事也。左意遂中變。語大鍼曰。某公艱信以確。但撫按疏久未至。奈何。現有工科缺出。且宜暫補。俟其疏至。再行改題可乎。大鍼業心知其故。謬曰。可。於是具疏題補。工科都給事中。凡再題而命不下。諸公怪之。而外議喧傳。吏科缺出已久。不得已。乃更以吏科請。疏朝上。而命夕下。蓋大鍼於此時。始走捷徑。叛東林也。大鍼到任。未數日。卽請終養歸。以缺讓魏公大中。與楊左諸公。同掌察典。歸語所親曰。我便善歸。看左某如何歸耳。楊左禍機。伏於此時矣。次年春。難作。毒遍海內。大鍼方里居。雖對客不言。而眉間栩栩。有伯仁由我之意。其實非大鍼所能爲也。大鍼與同志相呼應者。馮銓。霍維華。楊維垣等數人耳。而用以

通闈者倪文煥也。丙寅冬。召起太常寺少卿。數月卽回。心知魏闈不可久恃。凡有書幣往候。隨卽購其名刺出。故籍闈時。無片字可據。但加以陰行贊導而已。先帝卽位之初。舉朝皆闈餘黨。東林虛無人。於是楊維垣乘虛倡議。以東林崔魏並提而論。蓋兩非之。不意倪公元璐於詞林中。毅然抗疏。極詆其謬。分別邪正。引繩批根。維垣爲之理屈詞窮。而大鍼在籍。旣聞闈敗。急作二疏。遣賚入京。其一疏特叅崔魏。一疏爲七年合算。以熹宗在位凡七年。四年以後。亂政者魏忠賢。而爲之羽翼者。崔呈秀輩也。四年以前。亂政者則爲王安。而羽翼安者。東林也。諭役特示維垣。若局面全翻。則上前疏。脫猶未定。卽上合算之疏。是時維垣方與倪公相持。得大鍼疏。大喜。卽上之。從此東林諸公。切齒大鍼。倍於諸闈黨矣。崇禎元年。奉優旨。記陞光祿卿。旋被劾。罷回。己爲魏公大中子學濂血疏。稱大鍼實殺其父。用是削奪配贖。列名欽定逆案。十七年。不能吐氣。大鍼雖里

居。凡巡方使者出都。必有爲之先容。到皖卽式其廬。地方利弊。或相諮訪。大鍼隨以誇張於衆。門庭氣燄。依然薰灼。最後有溫御史應奇者。江西寧都人。出都時。語大鍼所知。極陳向往之私。大鍼聞之。逢人輒述。新直指語。迨直指涖皖。視事畢。當謁客。大鍼灑掃門巷。勅庖廚音樂以候。謂出必先過我。卽留飲也。而直指往返再經其門。竟不投一刺。乃大恨。無以對僕御及里人矣。已御史被論降調。大鍼卽以下石自居。實不然也。會流寇逼皖。大鍼避居白門。旣素好延攬。見四方多事。益談兵招納游俠。希以邊才起用。惟時白門流寓諸生。多復社知名士。知而惡之。公出留都防亂。揭以逐大鍼。大鍼懼。乃閉戶謝客。客亦無造其門者。貴州馬士英。固與同譜。譴戍寓白門。同時失志。兩人者終日往還。互相慰勞耳。宜興相公周延儒。爲髻年暱友。旣回籍。大鍼過其家。延儒與約曰。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禎十四年。延儒再召。大鍼遣使往候。以金杯爲壽曰。息壤在彼。延儒

召其使前。舉杯酬者三。仍令持歸。語使曰。飲此。如與爾主面談矣。舊約不忘。但今茲之出。實由東林。先與我約法三章。第一義卽爾主也。歸語爾主。倘意中有所爲一人交者。當用爲督撫。俟其以邊才轉薦。我相機圖之。必有以報耳。使歸。大鍼以爲何如。馬士英者。遂以士英請。延儒入。卽拔士英爲鳳督。甲申國變。士英擅擁戴聖安之功。實有大鍼致之也。聖安以福王踐位。從前東林所爭者。具有成案。固大鍼可以借此發難報復之秋矣。又守備太監韓贊周。素與交好。京師陷。諸閣南奔。大鍼一一招致之。深相結納。與言東林當日所以危福王狀。諸閣入內。皆悉陳於上前。又極稱大鍼才。聖安意中固早有阮大鍼矣。士英特疏薦起。以報前德。亦所不容已者。而諸公攻之已甚。激使併力同仇。乃大鍼竟由中旨起用。此又出於士英意外也。當時若早有知變計者。與士英謀出山之時。畀之節鉞。以遂其飛揚馳騁之思。則十七年鬱結之憤。可以少抒。及業已佐樞。

而給事熊霖。乃言宜置之有用之地。固已遲矣。攻之愈急。則其機愈深。鬱之愈久。則其發愈毒。譬如囚猛虎於阱中。環而攻擊之者。不遺餘力。一旦跳躍而出。有不遭其搏噬者。幾人哉。聖安蒙塵後。大鍼由太平逃奔浙東。投金華。朱大典。大典固與同官好方。舉義婺州。聞其至。甚喜。留之與共治軍。大鍼卽身任其事。是時金華軍容頗盛。義餉大饒。大典將悉以付之。義軍譁。紳士公檄聲其罪。逐之出境。大典遣人護送至江東。入方國安營。馬士英與國安同里。先在其營。大鍼善論談。至則掀髯抵掌。國安爲之傾動。與士英論多不合。士英亦以南渡之壞。半由大鍼而已。居其惡。意固不平。由是漸相矛盾。有方端士者。懷甯人。與國安聯宗。爲其記室。至是以僉事銜管江頭提塘事。台州推官潘某。某子也。固爲大鍼氣類。在台激變。奔杭。值北師至。投誠。補杭州同知。其家留台。悉匿端士所。杭越書信。往來不絕。大鍼因是潛通降表於北。且以江東虛實啓聞北帥。在江



頭爲北間諜者。幾一年而越人不知也。故後錄用降官。有阮大鍼投誠獨早之旨。丙戌六月。貝勒渡江。馬士英與方國安等走台州。大鍼獨至江頭迎降。蓋馮銓已薦爲軍前內院矣。既見貝勒於衣領中出一紙條授之。有字數行。馮銓手書也。自是大鍼以軍前內院從征。急招士英國安出降。自請於貝勒。願爲前驅。破金華以報國恩。初大鍼在金華。與大典閱城。至西關。大典語曰。此門新築。土未堅。有事備禦宜嚴。及是大鍼專用大砲攻西門。門塌城遂陷。焚戮甚慘。以報討檄之恨。有金華府同知耿獻忠。被繫至帳前。大鍼遙望見之。卽呼曰。耿父母也。耿舉爲巢縣令。故稱父母。因向諸內院。稱某素有吏才。可大用。親解其縛。留之帳下。自是獻忠朝夕不離大鍼。是時北兵所過。野無青草。諸內院及從征官。無從得食。大鍼所至。必羅列肥鮮。邀諸公大暢其口腹。爭訝曰。此於何處得來。則應曰。小小運籌耳。吾之用兵。不可測度。蓋不止此矣。其中有黑內院者。滿人。

喜文墨。大鍼教以聲偶。令作詩。纔得押韻協律。卽拊掌擊節。贊賞其佳。黑大悅。情好日篤。諸公固聞其有春燈謎燕子箋諸劇本。問能自度曲否。卽起執板頓足高唱。以侑諸公酒。諸公北人。不省吳音。乃改唱弋陽腔。始點頭稱善。皆歎曰。阮公眞才子也。每夜坐諸公帳內劇談。聽者倦。旣寐有鼾聲。乃出。遍歷諸帳。皆如是。詰朝天未明。又已入坐帳中。聒而與之語。或誦其枕上詩。諸公勞頓之餘。不堪其擾。皆勸曰。公精神異人。盍少睡一休息。大鍼曰。吾生平不知倦欲休。六十年猶一日也。及諸公起。鼎烹悉陳。復人人饜飶。蓋豫飭廚人以夜備矣。一日忽面腫。諸內院憂之。語獻忠曰。阮公面腫。恐有病。不勝鞍馬之勞。老漢不宜腫面。君可相謂。令暫駐衢州。俟我輩入關。取建寧後。遣人相迓。何如。獻忠以語大鍼。大鍼驚曰。我何病。我雖年六十。能騎生馬。挽強弓。鐵錚錚漢子也。幸語諸公。我仇人多。此必有東林復社諸奸徒。潛在此間。我願諸公勿聽。又曰。福建巡撫

已在我掌握中。諸公爲此言。得毋有異志耶。獻忠復諸內院。內院曰。此老亦太多心。我甚知東林復社。與渠有仇。因見渠面腫。勸其在此少休息耳。既如此疑。卽請同進關可耳。於是與大鍼同行。既抵關下。皆騎。按轡緩行。上嶺。大鍼獨下馬。徒步而前。諸公呼曰。嶺路長且騎。俟到險峻處。乃下。大鍼左牽馬。右指騎者曰。何怯也。汝看我筋力。百倍於汝。後生。蓋示壯以信其無病也。言訖。鼓勇先登。不復望見。久之。諸公始至五通嶺。爲仙露最高處。見大鍼馬拋路口。身踞石坐。喘息始定。呼之。騎不應。馬上以鞭掣其辮。亦不動。視之死矣。諸公乃下馬。聚哭極哀。急命置薪。舉火焚其屍。僮固請全屍歸葬。先壟。諸公不能久待。畀以十二金。命爲殮具。僕下嶺求棺。數十里外無居人。三日後。乃得門扉一扇。募土人往移之。下。則已潰爛。虫出矣。以下投降後事。得之耿君口述。耿君字伯良。粵東反正。擢陞司空。戊子冬。在端州劉侍郎舟中。叙其事甚詳。袁總憲在坐。屬予紀之。併爲髻絕篇一。

首大鉞髻而無嗣。故以髻絕名篇也。

璉樓曰暗機以毒正類。熟媚以丐寵憐。奸賊情狀。盡此兩端。瑣瑣寫來。令人且恨且笑。

